之散朗道冕卓然惜高邁之趣多精嚴之實少足下幸時規之茲遣人往候聶仙翁便布此訊不悉願言

與呂王繩

殘臘別足下除夕弗良切私計不佞從方外人於雲山烟水間必且携單瓢隻屨入五岳采真不復返自爲揮手謝時人計得矣如一家八口何益歸入門如從雲中墮下不啻丁家令威三千年歸來而猶及家人無恙喜可知已追維死上與王繩周旋把酒謝公樓煙雨淇濛河山迴合飛瀑濺人衣冷風颯人語羣公隱裘紗帽道人白氈黃絲搔首踟躕上干千古欲驚六幕猶隘昏黑下山而設榻精舍一燈熒熒繡佛爲隣伊蒲作供架緒秘檢閱烟滿異香主人易輕衫躡文履膚神宴清玉山朗映微言名理霏雪載氷足使平子解顢洗馬杜口而秀淑溫潤之氣漸來襲人蕩其穢粗銷其鄙滯夜分就寢則天空籟寂雨聲瀟瀟在池篠間曉起推窓獸鳥窺門羣聽飲澗

白雲晶晶冒前嶺王人則呼奴携天池隹茗林禽狄
南好香復共清言移晷數日裴佪神骨蕭爽如在
閬風瑤水上不復細營王繩機神敎朗德罷温粹
嘗私問君家僮奴爾王人居恒有怒罵乎侖云甚
少盛怒詈奴輩以癡兒何乃爾如是便已昔劉文
饒覓中魏陽元長者以爲世恐無此人乃今於足
下良信又爲政豈弟棚真父母宛人深心德之玉
繩故是人天中人天質自然非繇學致不復學道
方刻習氣銷除褊心猶苦不盡足下真吾之師表
也不復歸而遂作閉關計一園手掌大草木蒙茸
脩魚來往矮屋臨水展書匡坐幾於避秦與人世
隔而海鷗儀雠嗷嗷萬家靁雨晦冥連綿四月野
夫邨氓剥木皮斸草根以爲糧城郭子婦連袂行
乞千百成群市井無賴乘之日閙衢路姦萌漸長
大有隱憂又累答天象示異應在吳越莫敢顯言
時世至此道民雖欲長享用一片浦團恐不得寧
爲之奈何足下深醇粹白非惟道器定是國寶必
又不能使弃妻子如梅尉

且廢鈞衡之地秉樞筦之司喬勉作良圖以康黔
庶以寧皇輿野人敬矯首梶目以竢嘉譽不佞頃
益若貧三旬九食歲饑道阻不敢出門想古來邑
棲穴處若葛稚川陶通明何至進退狼狽如此沈
士龍近作何狀僕嘗以書督過之不審能見采納
改玉趨否別足下來日念大雅不去懷風便寄此
往辱郡公廖太府尹郡丞高別駕三先生欵遇不
敢一一修候喬爲道謝

與滕開府

伏維明公秉鉞開府以來將弁庶黥懲貪黃墨改轍宣
威布德蒼赤嚮風境內無譁海外有截聲猷赤煞
煜雪矣柰何下民應災上天降眚去年春潦繼以
秋多颶風蛟龍不仁屏翳肆虐歲以不登益去年
潦餼殆遍東南郡邑海瀕澤國寧得不災它郡邑
並得申奏蠲免改折皇恩曠蕩民賴以蘇獸此邦
氓庶罷愚不能奏赴有司之庭疾首抽心力陳荒
狀又適郡有司以遷代時乏正官不及申請而今
年自正月至今天道陰晦白日晶光霪雨爲災連

綿四月菜麥盡皆萎死海錯亦復不登石穀價至六錢有奇斗米價至一錢有奇其他蔬菜魚蝦之屬亦皆踊貴數倍往年並海遠近杼柚其空萬姓嗷嗷莫保其命鄉野村落之間草無留根木無完皮一望蕭條傷心酸鼻城邑子婦連袂乞食良家因飢喪耻習諛曲以媚人寒素不慣行求或羞澁而噤口人離家散蟻活不能計竭途窮矧經自盡餓殣滿路浮屍填渠嗟嗟傷哉有不忍言者而且又亂萌漸起大有隱憂郡縣有司力求荒政非不焦勞將議蠲卹則國有定課議賑濟則蔵無餘貲亦嘗減價以平糴則倉戶閉固而愈荒煮粥以活民則老少涉遠而滋斃名云林荒無上策官民並困誠莫如之何矣切念百姓饑荒既已嗷嗷流離死亡若此而各項錢糧尚爾紛然征比夫百姓此時朝不謀夕抹死不贍何暇完糧不惟民力必不能支抑恐意外大有可慮頃者郡縣有司慈悲哀愍業暫已緩若不仰控明臺奉有停緩之令則有司莫敢專主而百姓日就仳離後將不知竟作何

狀矣某等爲此俯竭愚悰仰干台聽伏乞懸大明
以照部屋散陽春以布窮簷明示有司停徵緩比
即中間錢糧有勢不容已者亦乞酌量緩急委曲
調停而又求大發賑濟全活此邦則明臺之仁聞
燁然功德無量矣某等退遯林泉跧伏草莽靡不
謀肉尸不代庖顧惟當從大夫之後義不忘乎領
袋寧此災眚之時憂方切乎葉梓爲此連名累牘
干
台嚴伏惟仁明鑒宥采納焉某等不勝悚激
與徐翁仍

容咸寓死陵辱足下數爲道民開尊下榻申義絕
繆至今神氣惝怳猶在閒風閣上道民歸而遂作
掩關計宅西闢一園如手掌大鑒一池研滴耳跨
池構飛閣一間僅可坐四人櫺牙軒翥怎牖瓏璁
上通雲霧下嵌江海非烟朋霞交不得登人望之
若五城十二樓園中雜種秫草花無所不有池栽芙
渠芦菁飛鳧鶄鸕鷀之屬道民遊息其中時而跳
趺胎息時而繙經著書足以遣物遣累畢此餘生
獸柰何歲之不登道殣相望入春來一甫連緜四

月澤國且欲化爲龍子之宮矣杞人之憂良所繫
念顧身既隱矣那復問其他道民竊窺足下雖頗
縱浪杯酒譙笑中乃實深心研討白侯黃石之略
蓋軒眉慷慨欲作大英雄舉止者非時俗游閒公
子爲風流調咲而已道民從籬落間仰觀玄象知
天下恐有事非命世才不能定足下負其人願益
深沉秘密養氣煉神一朝出而爲所欲爲以伯長
源在足下掌握耳道民隱計成矣雄心灰冷矣不
葉妻子入五岳了度世大事而老母在堂不能
逐作卓瓢隻履行然性命工夫時亦留念令行兒
其效若未得超脫姑脩身以俟天意敝交薛西墦
者淹博雅士慕文賓山下多奇才結束西行欲一
遍覽豪傑探歷山川以發其胷中磊塊投身足下
幸有以物色之屬有小冗草草致書不莊不悉

與梅禹金

道民客宛上無所喜獸喜得了十年饑渴足下之
懷相見數語便爾投膠方諸陽燧氣類則然郭門
一別黯焉心斷殘臘離新都抵家則在除夕前一

日老母荊妻見遊子久客他鄉遂疑道民業從方
外人采真入五岳不復返倚閭良切歸而喜可知
已頃闢荒徑爲菴掩關計軍持貯水木患誦園焦爲
侶伊蒲作供寄與於禽魚散心於卉木胎息內觀
日求了脫獨柰何歲之不登道殣相望入春來霡
雨連緜四月不解菜麥萎死米穀踊貴四野嗷嗷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城市子婦連袂行乞交臂填
渠羣無賴乘之姦萌漸長隱憂潛伏時事至此道
民雖欲坦腹高枕一室中恐不可得且携妻孥鷄
犬入萬山深絕處拾松子而食之身爲秦役夫妻
爲秦毛女此道民結局之秋也足下寧許之否足
下著書文脊山中日與瞿硎先生爲伍且擁茂陵
之美姬兼東山之絲管如此送老差亦不惡第恐
造物妒足下愉樂行未免爲世人弋以出戰皺焦
勞百般委薛西舉者博雅多秘能向嘗與足下言
之以貧故遠遊欲得賢地一片冷青壇以衛其口
徑投足下足下方今人倫之望幸爲寒畯留念海
內慕義無窮矣牽率致此戔不悉惶抱

與菅登之

黃白仲至自吳門道足千力脩淨業廣作功德震旦國中大智慧沙門咸來集請廬日討了義自度度他爲世津梁其盛又云吳國一善男子死入幽都得遍觀閻浮人善惡報應冥官皈依三寶最力購佛經度母其事良佈足千有記幸寄一首示我如來滅度久矣大法陵夷宗教不振復有一闡提毀經謗法足千上根人弘道持律廣文殊之智稱維摩之無礙宣揚四諦妙行二車白毫放光青蓮吐舌將使龍藏貝葉義悉鳩摩釋梵天王心依洪昉脩羅盡發菩提波旬亦歸正法濁界咸布金沙蠕動並生忉利其爲功行巍哉善緣廣大何止非衣公端明學士哉要江公蹄廪高朗張學士圓利宏通陸司寇慈心拯物馮太史爽脫遵塵沈宥吾和雅清深趙汝師直心伉勁鄧編脩實而最嚴陸宗伯通而近大王給事玄度可挹顏舍人沖情不凡汪司馬慧綜教典袁大令識擅多聞瞿公子法罷溫夷廣進士道心醇篤其它宰官居士

清身澡行服膺西教者近日甚多殆難枚舉而沙門精持戒經深入禪悅恥脩獨覺普度有情爲當代之智韻遠公則蓮池上人一人而已末法季世大道將興其在此時乎願足下益以勇猛勝力持之幸甚僕傳地凡夫性慕玄脩妄希沖舉頃從異人授金液還丹訣而奉佛悟禪不離空觀昔陶通明故是脩玄門者乃夢佛授記爲勝力菩薩遂請鄧縣阿育王寺授五大戒僕私心亦以爲然書亦嘗研討衆同不欲別立門戶足下無以楞嚴十種仙人詆訶我瑯琊公法也海內動色相賀遠志小草昔人所云蒼生如安石何何以大慰物情此公亮當籌之胷懷久矣僕掩關日擁一蒲團而歲月之阻饑澤國此離狀至不忍言雖道民亦不免枵腹閩吳中饑不減越地足下念此世界衆生作何計畫霍不謀肉故也善保此一丘而足顧慈悲那得恕爾僕日夕然香長跽額天爲衆生請命足下想同之矣茲遣奴子如江上候謝道師便布此牘所言道門事不及寒暄常

語

與陳立甫

秦望宛委金簡玉書不穀竟爾無緣得一蒐擘是道民之塵心未盡山靈拒客深矣歲之不登澤國嗷嗷道殣流殍吳越相望不穀雖黃冠乎居恒減食茹素長跽搏顙爲衆生請命杞憂猶然在使君徒跣憂勞可知矣孝女江邊黃生白仲爲使君部下士其人私江海靈氣閎才逸調獨立震旦空絕或所爲韵語長篇短章鴻蒼詭肆声中哀玉色掩朝霞如龍蹻行空天金鵝擘海矐而當之目眩魂搖骨爽神暢捉筆臨池瀋墨數斗頃刻千紙跋拏虎攫雨忌電駛顧盼生風姿態橫逸不穀不誕謾其於雕龍之業自謂夙授靈骨得之不難耽之良快少所推讓俯仰上下獨賞伏此生會稽自句踐創霸種蠡計倪諸賢如雲千秋而後不乏英儔忠篤黃髮三事大臣駢肩絫趾乃或多稚而不文爲長者騷雅缺焉山川鬱澹令者始有白仲羅剎以東南何以西天地開朗雲霞映發則夫夫實擘鴻

濛而出矣逞在長安此人以千秋意氣自負風雲
鹵莽訣宕有之宋家小侯好文白仲游揚其間形
影乍合遂招舍汝流播以來翻馬田首亟從曠逸
返於恬愉乃今觀白仲長叁奉佛脩脩然作深山
衲子相矣向以揮斥卑睨謂雲霄可立致一旦毛
羽摧落壯士無色去家十餘載來歸猶然布帽青
衫一寒如故門無懷刺之賓閨有下機之婦寸舌
猶在四壁都無傷哉益代大才子流落至此無論
人世事謂天道何令此人僅而一第祥麕威鳳所

迂誕少所推辨獨於此君心賞神伏每見白仲含
毫仲紙便慳爲自失欲燒其不律矣會稽有才如
此實使天地開明出川秀競古稱竹箭不復足挂
人齒牙僕非悠悠之口足下當信鍾期不失聽矣
黃君慕太傅公明德諸子姓翻翻文采大有王謝
門風願一入武庫開廣胷懷幸足下下榻延款此
君毫端塵尾信足千秋顧昨之間如石投水昔孔
融之薦禰衡賀監之賞李白誠繇出於緇衣好篤

與呂調父

今海內稱賢公子必首推好干豈不以睨文好士惟恐不及有大梁東阿之風焉乃君鄉相距不百里有曠代逸才足千烏可不知則孝女江上黃白仲先生也曰仲與道民稱金石交於長安道民結髮譚秋所論交頗傾海內賢豪要如黃君當世無兩世有真注閒則屏夫奪氣世有真夷光則粉黛無色今之所謂注閒夷光多贋耳真則黃君無乃是乎不慧猥頊人少所推服惟遇此人即目瑜而不定舌瞬而不干幾欲林其銀不律不復以雕龍爲事當世有此人又近出君鄉而西陵以東無有物色之者竊爲足下耻之故敬以奉聞黃君逡倦矣布帽青衫一寒如故入門見機上相對作牛衣泣細君握手勞苦萬里來歸十年作客風波撼頓猶幸頭顱無恙何復問腰下有金魚否黃君仰而問其細君吾舌在乎舌在則亦何愁四壁而鄉里小兒見此君落拓狀相聚訕笑左右顧盼孝女江邊又無有可與講千秋業者乃即悉句甫東會

不佞把臂驚喜都忘寒暄便問金仙羽客生涯近
頗長進不蓋日共蒲團栴香熏趺真成莫逆爾月
告還過句餘思一望見賢兄弟幸神私其緒論黃
君故是長叁奉素道人無煩烹羊膾鯉治十日平
原酒第爲作伊蒲之供足矣有可爲大才子地者
不惜氣力幸甚

與陳伯符

弟不奉德音五易裘葛矣前歲曾寓一書於武原
之錢孝廉候謝仁兄都門解裝之恩不知得達掌

記者不去年九月以天
異人於虎林與之掩關下楗研討靜業熏趺蒲團
者一月比出關便如宛陵屬沈公子入楚候之歸
又復一月而沈生竟未還歲逼除矣乃厚新都汪
結念可知會關吏浦君知仁兄客歲曾到虎林與
伯王司馬使使來逆甄定詰白榆社盤桓旬日急問
東下溪舫無繇訪仁兄就李韋率不得熏魚之便
弟先後相左益爲惘惘入春來霪雨連緜歲以大
饑道殣相望吳越嗷嗷弟日深杞人之憂身亦苦

貧減食茹素時時望空長跽搏賴爲衆生請命道路艱虞不敢出門跬步惟侍老母守妻孥作蒲團上活計而已忽承信使翰貶從西來知真人紫氣已向會稽乘輿渡孝女江入宮奴城與道民一話契濶叅玄宗良亦快事柰何立馬踟躕臨江而返聞命悵怛如何爲情弟居句甫海徼馮聞之謂爲是天盡頭處自非使日本琉球那得輕涉此地訪長卿長卿家故四壁荅會須立槁江上耳年來海內交知往往東濟西陵及剡而止仁兄復然長卿寓身島國獸有謝氏婉女越王青牛來帝形影竟閑寂寞與人世邈隔仁兄念此當爲泫然上虞黃白仲才秖絕代近復大洗文士氣態入道還真令賴此君來一破寥閒刻下且亦告行當復蠭蛸蒙尸矣仁兄高才盛年政宜策蹇鴻鉅不當久眷林皐再行陳乞何故虎林把酒秋以爲期臨書黯折

會王胤昌太史道民屏居江塢蓬蒿當路蠭蛸騶門白氈苦縗遯影方外軍持木患棲神化書綿真實冗煩萬累悉捐

悟寂觀空一絲不罣即海內舊遊車轍杏然空牘
久罷雅如隔世亦似避秦二六時自審胷懷空洞
都無生滅都無起伏偶一念興不出道民蒲團生
活雙跏絕瞋誰乎混沌息乎鴻濛外不復知山河
大地內不復知四大形骸又何論人間世變刻閃
爍馳電驟冰市哉放廢以來五易裘葛無一字抵
長安諸故人非欲引抗自高誠穆穆懃懃念不及
此頃趙奉常歸忽以足下手書見潛樂榮百千言
掩抑沉頓情寄深遐向無生平何遽有此循憶曩

田園門徂帳如雲傾都扼腕肆逮返初服遂絕寒暄
今日數千里槭顯中童相念乃屬胤昌足下陳義
一何高平書辭謂僕蒙詬受誣抱此憤懣宜如子
長之報任少卿李陵之與蘇屬國劍腹腸於紙上
焉涕淚於毫端黃河砰湃五岳隱起磊塊心迹千
載循新使胤昌讀之無雲而震不寒而栗風瀟瀟
從易水來詎不雄豪颯爽快人哉乃不知道民羊
壯心盡矣夫大憤觸虹大冤感天湘纍悲風靈胥
怒濤長泳悽其夜即擯惋壯夫烈士意氣則然殷

中軍名理玄詣形神超越信安之徒窮愁咄咄咄咄
而書空則安稱大小品爲道民私心陋之道民重
以宿業招彼毒喙伯夷餓死首陽遺塚旁實生彼夫子蘭譏屈
登徒毀宋傳之遠近驚怪異事然而古來瓌奇倜
儻之士多不免于惡口含沙之虫何代無之如必
以遺說彼譏爲賢則彼嚃然者當何指摘如必以
衆詬負恥爲不肖則古大聖賢亦嘗被流言此披
衰所以畏庇相管鮑所以資心知也道民方且立
雪寃之圖翔厥黃之鄉飲佑倫之津咀嚼耶之腴
啗而忘言漠乎無諍業感足于相念之雅誠欲衝
冠投袂作憤激不平之譚則學道降心之謂何欲
塞兌杜機遵老氏沉嘿之旨則又胡以仰副知己
之萬一故敢以生平梗槩崖略言之往者彼夫以
仇故擿摭中傷非復人理維時當宁洞燭誣罔顯
絀其人羣情憤然咸持公議道民仰天一咲而挂
冠脫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竹逕松關
不減蘭省鹿驂鶴駕安事馬蹄猶犬猶信冥馮已
遠顧何用復置呶呶則爲知已耳道民生而蚤慧

天性坦直未嘗學少秉
譁於當世亦不解開門置驛樹黨廣交游大人以
成名家貧少藏書耳目儉狹操管吾伊其于秩也
涉之甚淺每顧影自照鄙哉么麽何所比數時吐
一辭縱心矢口本無意專精取妍語出而時人好
之誠不自知其所以好也而海內賢豪漸以瞻就
面被影額語被揶揄性復柔和開朗絕去町畦無
貳愚眷賤雅俗至則推心置之亦將借以磨煉身
心陶鎔習氣安見明鏡罷于累照安見源泉憚于
數汲又好稱人之長護人之短德人之恩忘人之
仇邮人之窮忌人之難嚴于律身踈於接物明于
廣愛闇於防奸物情歸之悔吝繇起性不善趨君
不鮮挑撻居恒讀晉書見當時名流散情蔑禮害
義傷教心甚非之體無惰容口無媟語雖讌樂欵
洽絕不爲盤礴謹呼而遠聽不譽徒見王何任誕
秪阮通倘右文士並重今何獨不然而道民齊物
輕外忘機坦中頗與曠士同趣又吳越間人好刻
畫妝黜閘揚風流道民交遊既多不無稍通酒人

豪客溷跼浸漬遂疑同浴事類褒嘗謂屠生必是
天之放民仇家將挾其私動指曠逸好事欲快其
口遞傳風神譚者易行聞者易信喻訛喧囂百不
得一不知道民實拘拘竊竊者手柘杓則撙眉對
歌舞則閒目時而發興大劇不過清言解頤瀟瀟
泠泠爲暢而已今東皐接粲供奉連肩未免撒手
唾去夫夫畏青布巾行樸遵俗禮者何足與語達
而海內誤傳屠生俠如朱家狂如敬叔吏痴人前何
可說夢往往傳當田國門一忌者倡說曰人言長卿

狂傲亡之蓋大都以名與客敗名者美好寵物恩
多取多取不祥長卿居都客無賢愚賢賤雅俗咸
及其門不及其門至不比人數士何至使人若此
能無及乎知我者解之曰子謬矣長卿不附名名
附長卿客實好之而趨之長卿者胡嘗日開門挈
鈴而呼客乎人皆自愛其精神其樂暄聒耗磨而
以自敝也彼蓋迫之而應直無用遁逃而假以了
緣應迹者也客實就之又舉以爲罪乎嗟嗟其知
我矣今者道民名敗而世之趨名者不前官敗而

世之趨官人者不前家徒四壁立而世之趨利者
不前播越江介而故人之在遠道者不前天去其
疾矣盡日而庭無履綦門可羅雀時繙貝葉時誦
葉珠時詠玄宗時聆禪悅收視返聽葆願靈光金
木交并虛室生白亦既沖和融液故應妙處自知
起而散步微唫魚跳藻上鳥鳴花間身游土皇趣
在濠濮豈不亦脩慘幽寂有致矣世之人當其處
喧要物則作煩躁想當其逃虛屏幽則作落莫想
夫其煩躁所以落莫道民于此而者之觀齊

豈憔世緣即所稱秩文少嘗好之今亦刳除不甚
留意倫文椎鄙仳往攻掊文人摽其無行舛哉王
子猷之言曰井冉冉高潔不如相如慢世是使後世
以爲口實者也世亦有無行文人必無
行耶文章家譚性命稱先王宣麗藻揚鴻鉅廣覽
衡鑑多聞善敗高者通徹靈竅下者顧惜皮毛何
爲而必無行乎務葦絕根厥有守德言高千青天
行卑於黃泉文園竊妻執戟附莽路粹傾險潘岳
諂佞延清躁競崔湜淹沒世亦有之乃聖門自游

夏而下若大夫左丘明賈長沙董江都鄭康成服子慎孔安國班叔皮張平子孔文舉皇甫玄晏張茂先陸平原東廣微夏侯孝若陶靖節蕭紀子雲任彥升徐孝穆張曲江蕭許公杜少陵韓昌黎白香山孟襄陽司空文明歐陽文忠蕭端明諸公行文士悉皆無行如烏之必黔鵠之必白亦敢于厚誣古人矣然則世之操履純備者斷屬之閭閻鄙民而古今明德大賢豈皆椎魯不識一丁者耶即尼父弘訓于六籍循龍垂文于五千要亦不可爲不文矣夫要結人譽者恒飾行而祇畏神理者多謹而慎獨惟溷凶恣肆無忌者忽焉道民佩仁義於姬孔脩性命于老釋二六時中一念錯迕神聽罔私一事乖違帝鑒有赤伐毛洗髓蕩累滌滓惟恐不盡夫克已亦大難矣輒自謂無過則吾豈敢而或乃揑而下等之恣肆無忌者又烏能受而甘心耶足下謂道民孝友純篤廉介刻厲頹上青浦古稱循吏何以加諸豈有如此人而頹然自放大

閑也乎道民竊媿此言歎息知我矣道民爲今六年上報朝廷下惠黔首毛髮無愛嘻咲不苟即今削籍歸來四壁蕭然八口恒餓而猶怡娛自得嚮道彌篤士勤身若是而猥必加以惡名竊恐遑人道之正傷天地之和也道民學道者委命于宿業降心難堪怡然不屑耳若遭遇于未聞道之先以其壯心乘彼冤氣即抉目刖頭擊風飛霜何難焉哉乎屠其越國男子進不得竪休烈於雲臺退猶可踐大道于霧寶生不得享本聞於竹素死猶可書嘉名於上清大海以東則有梅岑山梅尉隱處阜鄉莫馬秦飛花諸巔安期脫玉舄東去可問蓬萊紫霞洞近在几席洛伽小白華山磐陀石則大士道場在焉紅蓮開十丈垂海面白足踏之香冊冊生於布轂內地則有四明洞天劉綱丹竈尚存樊榭無恙是皆道民結局處夫含垢忍辱和光埋照學人所保此之不保而尚爾爭鉤鬬軋擊鼓以求亡羊不亦左乎第恐世人不詧吠声傳譌令聽罪者憚於脩辭不文者藉以藏拙良可惜矣

是道民之所爲不能已於呶呶者也君不見乎黑
雲土升雷雨晦冥過而太空朗如往飇下擊洪濤
洶起過而平波若鏡道民偶爲知已發辭吐氣若
此投筆而答蒲團何物不遣何念不空矣若足下
執而以荆軻篇疑柴桑翁雄心未盡無乃猶屬皮
相乎道民項以疑伸之久實遇異人餌上藥度世
大事稍有櫺柄眼前得失聚散蠛蠓蜾蠃無足爲
知已稱說者馮開之散朗是我輩人生平分義勉
旦靡渝往道民新得罪廟堂不欲以不祥之身爲

栖真館集卷之十六

書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元祥選

與彭歙縣

君遐令弟白與不佞遇于都門一見語合共譚千秋名山之業其白眞味維時周公子杖白實同講班無何不佞以斐菲落籍南兩君悲歌慷慨河梁雨雪陳義甚高其後遂聞杖白得茂陵之病天死

長安辱文聞君遞連第後以言事忤旨坐罷不佞
良以惻然興懷往歲不佞以朝白岳道新都深欲
一見足下致裹輓亡者并訊令弟建后乃甫入境
即聞郡太守徵不悅山民山民急馳迓而過其地
并足下亦不敢通不佞論交海內似獄與荊楚有
宿緣荊楚秩林之士睚好不佞者十殆后七八人
生有情那得不念而故人榮枯異路牛死關情寧
能恝然耳所以不通問者良亦有繇足下得無訝
山民非復人情那頃聞令弟已就浦輪神物一離
泥沙化龍騰霄何所不詘終不令作豐城獄底灰
也寓書者爲敝邑逢掖生張君梓端亮雅士也儒
而抱仙蛻理訪汪司馬函中便謁足下幸物色款
之何如有湘鯉南還訊令弟煩爲道致人拳拳不
一

與馮吏部

違歲弟自北來遇仁兄朱方握手盡一日之驩別
來忽五易星霜矣懷念如何仁兄抗跡名高匡時
計切東南儉歲元元若饑必且建石畫以活邦人

野夫跂而望之弟與諸昆季中最不肖罷官亦最
蚤中伇口而非其罪歸而家徒四壁立人皆謂屠
生良苦乃弟此中有云見推分任真委命造物貧
賤交并世累轉寡日領清虛超然寬悅非特不悶
而已弟生平未涉足秣陵南國山川名勝良所夢
想以坐乏遊資杜門自廢袁夏甫王宰王君公墻
東方將五岳視之足以卒歲矣家諸孫本辰本東
兩太學以謁選赴文求免杳駁乞仁兄爲一言之
選部君推愛野夫不淺弟家君兄味蕭然鬢僧兩

太學能口之不悉

與倪甫田駕部

恭往濫吹小吏辱在明公鞭箠之下明公覆露洵
沫無所不至略去崖異各披素心至今與念足爲
感泣風波相失漂轉東西追維舊遊恍爾易世其
遂作越國布衣矣仇口令汝非復人理禍本醞釀
政在雲間鳥道羊腸此途真畏矣北歸而家無負
郭四壁蕭然頗知皈依清淨之理脩閉不問賓監
黃冠領鑑湖後此一時風景恐當屬超氏矣明公

許之否家諸孫本辰太學出選起文事在貶訃乞
恩門下幸推分早爲勾當免其貶查駁感戚戚餘
不悉

與朱汝虞吏部

客歲辱仁兄倡義助姚念耿年丈地下有知當爲
銜結第姚氏諸弟不能念此兄寡嫂乃姚嫂亦頗
感於外家日尋干戈姚年丈身後猶有此不幸柰
何弟去年冬宣州哭沈君典年兄墓乃沈公子爲
地師所誤尚在淺土又移居曠野爲盜斧斤侵毀
魚金盤幾出人間破棺將及其骸而免當是沈即
地下有靈耳弟至適公子方入楚謁丁右武侯之
一月不還而行留書痛責公子促之了裹事不審
此時業已勾當否弟今歲遇此大饑八口恒枵腹
吳越父兄子弟在在仳離可愍弟不暇爲八口憂
皇而懷深室軫慮顧無可爲計仁兄何以出奇畫
拯此元元家兩諸孫大學本辰本東並以謁選起
文求免選部查駁弟與選君都無生平乞仁兄與
淸宇丈一白之推愛出林之夫高義不淺矣弟與

開之金石交往歲弟北歸故踈避之者以弟新得
罪當宁避之無爲故人累遠聽不參乃謂開之有
涼德於不肖誤矣誤矣去秋弟遇一方外導師於
虎林引開之共詩蒲團之學訂烟霞之約更深矣
足下與秣陵諸公譚幸道我兩人千秋義無間何
如何如餘不悉

與劉誠意

客自吳門來傳君侯尺一深有意乎不佞豈以不
侯哉足當石函記中語耶既娓娓思然不佞爲人
踈而忘機憺而寡慾似於大道幾近生平不欲以
凡夫下鬼自命雅慕霧餌方外異人側聞還丹之訣
心爲神理愍念頗得從容修調饑不啻頃以積苦至
更得餌人身同類上藥一如高明來諭二六時鍊
綿真炁葆和靈光稍見交并既濟之效第不識將
來宪竟若何惟虛已以俟侯機緣而已君侯才高識
淹英朗空洞自是人傑亦稱道宗惟是雄豪激烈
意氣未降動招物忌故知薄俗難諧未路多窘亦
繇我輩沈滌殘斂之功未至也不佞從風波撼頓

後雄心稍戢道念轉增所願君侯亟下金剛杵椎
去閔爍迅駛之氣壹迄悟衆津梁不遠矣雖然國
家終須倚君侯一臂先青田遺下素書可用也然
後囘頭請倣留侯故事置書兩生爲家諸孫本原
本東太學先襄惠太宰嫡孫也

畣王哈仙

不佞頃從士大夫得聞先生声實益當世異人也
漢武帝唐玄宗及我世廟並好神仙道術當時方
技之士捃摭而譚禁方集闕下大都覬情世味蟻
慕蝘附無論大道即其爲品格卑卑矣獨史稱
浮軒輬集天台司馬子微搴山陳泰虞雖被人主
召出一踐閾庭輒飄然長往孤雲野鶴不可籠繫
千古高之先生以道術入京業衆今上知眷當路
恣睢將折其鴟足幾而作鴻飛早宜身名俱全
悔吝不及自非慧性靈光洞洞朗朗以能然今
者歸來乎山中誅茅煉藥了道栖真使僕望風
慕無已忽枉瑤翰之音知先生深有意乎不佞不
佞凡夫耳一念向道至誠天神聖師實監之自脫

世間盖無尚若行先生倘憐而收之他日願充門下
掃除之役守門守厠惟仙翁命之故布腹心幸爲
亮在承惠山水妙染并謝勤渠小詩一章奉懽不
悉

答黃白仲

厖艐西行後乃不知便過句餘句餘人終是倉父
面孔何能厚遇高賢豈可惜道民厖發大黃黏子其
司理孚慕風雅俗情不減政恐束身投之亦復悠
悠行路心道民即尚若曾嘔出一斗英雄血安

毛髮嗟嗟世道交喪久矣世人相向頌當路賢人
盛德片語一出同声爭和惟恐不及咳唾則拾餘
唾則承若譚布衣寒酸才賢攢眉搥首甚或文致
巧詆洗垢索瘢吾以爲孔鸞人以爲梟雀細咎此
世界物態人情有不其然者蓋絶跡矣吾與足下
肝腸都不能與小人作緣深宜荷擔挈甑人萬出
中使虎守穀駝竜畔雲永隔人代杳何四壁爲祟
八口累身強以言咲對俗物眉宇亦足憐矣道民
一片熱腸真可爲世間受苦衆生立死乃世人都

不爾宜其納鬱不入哉深慮足下栖腹卧西湖之上再作書抵開之今渠急呴沫賢者乃聞渠亦汗漫不大以足下注念若開之猶然他人復何望耶西泠六橋水清泚甘香菱角鷄頭行滿湖面足下飲湖水采菱而食之日了團焦功課於大佛禪房神氣既王當復不饑弟欲過虎林晤足下不知行李留湖上能復幾時恐僕至而足下已行相去也幸再示的信以便追隨龍使君頗念足下殷殷開之處不及致八行僕今年致八行開之無慮十餘通矣不妨出此書示之虞長孺道池上大雨喜知識足下不可不一叅訪徐容嗣布

會稽邦相使君

不佞某往者之爲由拳長也擁腫支離更道迂拙獸一片肝腸獻雛娶豬顓愚未雕能呴窮櫚不能諧薄俗能救寒畯不能事賢人卒之知昧幾先禍發眉睫則拙之效也明公何自得道民爲由拳狀謬辱弘奬而借節之前歲某蒙仇家大詬而還抵虎林屬明公政弭節於此某重不幸復遭鄉人之

脩然於其者向明公妻非若爲彼夫左袒然者嗟
嗟命也鄉人之謗適與彼夫會不佞之不德近真
矣明公即懸水鏡留懷得無投杼耶某是以息影
裏足不復敢前吳季札聖智猶失之遠上掖裘翁
某誠愚之也乃今而知明公蛻拘攣破皮相以與
乎廖廓之觀矣吾鄉有老文人儻向北面下之諸
凡爲光揚粉澤惟力是徵當今吳中時以一官奉
此人雖劉京尹之於玄度臨邛令之於相如不啻
過之吳越間山人遊客交口而妒以爲屠生宿世
豈有逋於此人耶何爲德之過也頃不佞歸而讌
息渠計無復賴於貧子便欲從酒席上陵侮不佞
借以恐嚇鄉後進小生而因以爨利自此睚眦相
失積怨日深大肆謗讟於吳門白下曾不復念疇
昔周旋也耳餘齒終蕭朱隙末不佞之不幸往往
如此今且刳心而遊乎沉冥之鄉人間世風波起
伏掩耳塞兌勿問矣雖然士踔厲束修而僦必
欲瑕類之微云文人無行長殤愕世千秋萬歲後
負此大柸必不能甘心故萬事盡遣此念不空也

誠得司當世交雅人物權衡如明公者咎而洗之
即立稿亡恨哭中饑傷狀至慘明公徒跣焦勞郊
行野宿民別有天我戚戚饑更甚聞之南北並爾方
今明良遘合諸司廉貞世事無大可扼掌撗眉者
恭何有此道民免矣天下大計賴公等在幸善圖
之分俸及僕仰荷記存近作翩翩逾音愉快

　　答陳仲醇道兄

許旌陽石函記中龍沙期政在此時血海內開明
疏暘之士亦往往好譚性命從事大道蓋所在有
之前此不聞士大夫忝冣若此天數與人事適宜
契可喜然今之譚性命者雖多柰何其結習久深
舊緣太熟於世間泡影無常種種虛刻纏縛胷中
戀不能割甚或虛憍夸巧逞其狂慧將聖賢慶世
超劫大道認作是筆舌間皷吹淋漓璀璨能奕奕
生青蓮華香而徐按其身心實際與此道了無毛
髮干涉此方今士大夫一大病吳越間爲尤甚靴
此以求了脫如取腐肉飛空泥黏渡海蔑以濟矣
如足下無論其它邇者逢掖之流日夜垂涎一進

賢寇以糧於里閈而飽其妻孥何止如饒犬之望
骼齒餓隸之想酒炙以足下之才視此物且曰暮
入手而暫爾棄去大者循默其他一無足望達人
胷懷審矣如是則了道之本也儕輩中吾獻深有
望於足下早自了結爲此世界譚道士大夫作一
榜樣甚幸甚幸欽之篤誠長孺間美並是法器獻
苦其家貧八口爲累此自學道人魔障男兒既墮
地與人作緣於人理自不得頓捨去天上寧有忍
心薄行仙人哉惟辦肯心機緣會須有了日吾所
深惜者安常履順而以無端嗜慾身外長物沒溺
不止者耳莫延歸聰明閃爍高視一時滿口苾蓊
無救多慾今日淪入鬼趣生時所好一物都將不
去惟有刼業隨身此我輩之炯鑒也足下閒居多
暇淨業日增儻密綿潛修近頗有得吾兩人必期
了此一段大事斷不肯委骨沉淪幸交相提醒交
相切劘無復爲後人咲我輩作能言鸚武也道民
增益習杜門息機都無五岳之興元不欲輕入吳
門住麗地蕩其心神招其口吻相見未期惟有想

結

畜王百谷

陳彥声來得足下書足下大智慧人所謂升天在霑運前成佛在霑運後以足下慧業現在了手一田頭便是詎作遮須國王芙容城王而已耶僕戲調足下無非激足下道念堅足下信心耳足下報書頗窘即此便是成佛作祖念頭定不墮渡旬惡趣管咎之大修淨業此君終是法器足下胡不與朝夕黃白仲去客虎林儻甚虎林人安能物色黃生恐遂作若敖氏之鬼柰何聞杖履有入四明意故釀蓮花酒十斛以待故人恨故人雅不善麴君與道民等耳

與王冏伯

向者以青浦計吏一再與足下把臂既尋足下長安市而足下業與林間人入深山無從物色自後江湖寥遠風塵湎洞無論對面爲難即一札亦不易通僕既爲物外閒人理自不宜數與海內故交聞問而足下亦遂闊然不一存其簪履之舊耶道

民林筆研久矣乃故人林生思雲者雅慕足下必
欲得僕一書持以相投不得已爲之破戒林生善
姑布子卿術能物色僕于布衣時其相人青雲骨
法十恒得其七八足下幸試之何如春日曾以一
書一歌投尊公秣陵尚未得其報音有家報報尊
公幸道道民相念向承王辰玉公子寄訊今不知
[illegible]或入里門便間并乞道之餘不悉

與孫以德

半頭奴田自梁溪得足下手書匡時憂國肉食多
謀知安石有蒼生之望久矣海上新稻芃芃秀實
倘皇皇終佑下民飛廉屏翳不復爲灾閭閻猶得
延其餘息即道民亦尚得爲蒲團跏趺計日維然
香而籲北斗爲此世界衆生請命疇謂林間人便
高枕坦腹哉太湖崔蒲之盜聞已解散足下定得
稍舒其眉頭矣僕年來日苦飢空枵使家奴入山
采橡子皀莊以爲粮而僕啖松花栢葉體骨漸輕
非惟免於饑餒去沖舉更似不遠茫昧姑布子術
林生思雲者能物色僕於諸生時其覆眸頗夾鏡

無論其曾中耳幸令一相李鄴侯張垂崖何如

與王元美司美

道民憶記曇師有庚寅之期今將至矣旌陽太史八百龍沙數距此時不遠而金虛中翁所遇衡山王薛兩真人亦云此去二十季後羣仙亂出道民竊覩方今賢人儁流津津好譚度世大道者實多於前代人事與氣運潛符宜契可冕如此道民辦一片苦心誠不願浪死虛生沉淪下趣近著劇心息機頗臻空寂內外兩忘是爲大忘并忘字亦忘

火之覺神氣升降薰蒸暘爇如風雨至如波浪騰如金在鎔如鏡在匣有光燁燁有声鎗鎗已知大道要耿斷不出乎混沌希夷稍涉造作便傷真氣損靈光都無是處道民工夫到此醍醐甘露妙應自知但尚未審向後結局了手作何究竟雖嘗求之丹經聞之師受略得週天火候温養結胎成聖出神之說而所遇終非鶴背上鍾呂諸公遽難憑信古云差毫髮不成丹差道民亦凝神守中以待天緣而已自先生出山道門無主人易退轉論易壽

張願內秉淳明外修功行從紛紛泪汩中回光返
照心境無碍喧寂一如則大真人手段也當下了
事無疑矣今歲大侵南北並爾嘅郡牧荒政失策
元元流離作荒政考三十条敬上左右采覽幸塵
一夕之觀吾鄉趙奉常先生南行附布此訊奉常
直節清德吾鄉師表天下大事須時與商確往張
公子曾爲僕致一書想久達掌記者風便無忘故
人

與陸與繩司寇

無漏上人住舍利殿大爲王僧所妒計必逐之而
後快無漏戒行無玷沙門白眉海上歲大侵上人
采橡子拾野菜以爲糧苦行可念也恐有飛語訐
左右幸爲三寶故終護持之某頃爲譔募緣文一
通時將食新念當有秋令渠行募吳越間以軍廢
堂工乃日用澹泊此僧所能甘也歲之不登道民
八口所不爲若敖氏之鬼者無幾矣今尚無新可
食先生在事何以拯之先生採災卹苦功德無量
獸不爲小人作緣耶吾鄉趙太常公清簡耿亮正

人也入南都望先生猶雲中威鳳大賢會聚太史當奏德星相與共籌天下大計以甦元元野夫引領矣

與湯義仍奉常

文章之道爲物鉅而厥理細得之有分合之有神妝之欲博裁之欲精模古欲法自鑄欲心程體欲整盡變欲化金石宮羽不必合而期於諧檃栝不必同而期於茀決鴻濛之弁步泰媼之外闖虛無之窟集毫芒之端神凝精注久而混冥歲煉月磨忽而營徹其難若此詎佻薄之夫可以竟易徹取爲也不佞得此道甚易涉此道甚淺帔唐滴淈深靚苞合意象吐呻精萃當其磔裂而播之其氣颺出塊圠當其潛精而研之其神透入霧豁貫氛承蜩亡不超矣半豹全牛亡不詣矣梁蕭統上下十餘年間采頫英奕悉罣胥其胷臆奔趍其筆端瀕洞高深哉而足下亦自以爲空天絕地隻古單今意氣詡詡盛也乃求之當世實有如足下者幾人足下意不

可一代似不爲過僕則願足下之益自沖挹抱足
下方以盛名處都會猥縷彰組揮麈抽毫人望光
塵家傳欵唾登高而呼順風南國之彥如雲咸來
登龍門盟牛耳文人得時而駕蔑以加茲僕自中
含冰以來性霸無恙皮毛損傷仕學兩遠身名俱
廢雖復雞肋此秕勉事操觚而下流難居末路多
窘識不爲時采語不爲世珍當時且然後代何望
終恐狐狸猫貉嗷盡方之足下爲龍爲蛇夫復何
言雖然七託天壤亦多塗矣桓榮井丹顯晦異軌
子魚幼安靜躁殊操不聞雲鴻下慕澤雉不聞野
鹿乃羨檻徬安身立命僕蓋別有所得固將毀棄
榮華滅裂文藻跳塵中而立霞外今便難與足下
竟譚數十年後足下終當入我窠臼來海內好刻
畫不佞多失其實僕少無挑撻之性長有擁腫之
形此中頗真風調絕少酒德既淺勝具更微遠遊
以傖父不牧伯倫以俗物見斥惟是堅心苦行可
隨雪山老頭陀執爨掃除則僕所自亮世人皮相
長卿足下當別開慧眼何如何如趙先生直如汲

長孺清如胡威父子淹雅多聞一代名德也慕足下才品不趨調儻相見便當作椒蘭契王元美司馬入山不深爲時戈出可得免小草之誚不余交沈君與物故海內山人游客無主今遂當奔走司馬門乎恐司馬業在山中久倦於延接矣兩賢同栖政不妨朝夕把臂四海名不可得若元美者詞林宿將皮骨即差老弱猶堪開五石弓先登陷陣願足下無易廉將軍海壖侵札萬室仳離雖不佞八口未免嗷嗷枵腹日采橡子雜野蕨以充粮今且幸及食新而僕猶無新可食爲吏若此而世人往往以不省見目世有朝綰銅墨暮作陶朱者皆大賢鄙吾鄉一老山人僕北面而奉之逞宰由拳過爲折節如臨邛令之遇相如劉京尹之于玄度又爲悉力游揚諸公間走聲譽賴僕而起實山隱具賴僕而給至以此招物忌來妒口此吳越人士所盡聞也此人使氣好罵有進賢冠緩急可倚稍戢鋒鍔一旦摧廢歸來渠有灌夫之病向以僕頭上謂無所復望於陳人使相陵藥假陳人以恐動里

中諸少年僕念夫夫薄行者浮雲蒼狗何常之有
遜謝而謹避之以託於古人交絕不出惡声之義
夫夫不自反顧夫以爲望實肆萋菲於白下吳門
賴足下力持公論讒口噤不得張嘵嘵張耳抽戈
到溉抵几三峽九曲人情有之非所望於夫夫也
人將不食其餘昔以昭明之賢不免地獄庾信之
才淪於惡趣乃公多慈而險中竊恐十地菩薩不
愛辭賦也僕業學於陵仲子閉戶
有聽之耳聞白下諸公願有入此人
生平與此人若何而今已忍下石如此其口嗇尚
足信乎足下居六朝佳麗地山川諸勝盡入品題
新篇寄示勿以陳人也而土苴之

與顏應雷侍御

天生人中秀民爲人之型範必有所異於人與利
於人腹習今古身佩道德言爲世模行爲物表立
朝則茂明馮伐拯物匡時居鄉則踔厲高操建標
善俗無論得時而駕與蓬累而行乃其行業崇竑
風采激朗揭層凜而映孤寢要當無時無之而隨

吾橈緣力量恒以補助玄造惠濟黔黎爲心如摩出鳳儀必爲祥瑞龍行雲從必有霖雨如是而後不枉負陰抱陽出世一番耳自世道交喪士之品卑卑矣當逢掖布衣課不過童句望不過名功絕不以仁義道德爲期以天下生霸爲計彼其朝夕呶呶名籍金閨身都津要入擁粉黛出乘朱輪如是足矣一旦得意早夜求滿其平昔之所爲耽耽者惟恐不足尚安知此外更有壞傾鉅人之操行乎間有稍知砥礪或贋而不真陽持名節陰懷奠庸始爲清標終染穢行又有終身假竊智術機權足以籠罩一代蒙翳後世既盜大利并盜賢声此則姦人之雄顧反不如庸众之流格卑機淺罪惡猶輕乃若當今世道津梁人物模楷有顏先生爾先生立朝侃侃亦既皦日氷霜及居里閈則又敦仁義以表俗躬長厚以維風鄙心望廬而消過行瞻容而改月旦視以持衡親族待以舉火而又削去城府天真爛如是先生不爲譽先生不爲謗語顧念僕向爲世人束髮即知景慕先生之道而人倫之儁也僕

皮相謂稻阮輕物未免任放江鮑工文淪於浮華舉以兒僕則烏敢當僕踈近稻阮不取任放文媿江鮑深戒浮華益刻厲細謹畏神理修冥冥慎獨苦行人也所以蒙世人見咎久被通儒矚逸之名以文人通脫有如形影不知文人何必李白元禎杜牧哉井丹譚統徐孝克高允亦文人也敬脩只尺之書仰塵下詢事靴事無以僕李白元禎杜牧也而麾去之幸甚

與馮方伯

往者某待罪雲間下邑得在明公鞭箠之下前負弩時望見清塵乃其叟道踈拙不能媚妒如骫骳以事巨室辱明公郊迓之愛寵爲二天恃以無恐乃明公每爲某憂之其後禍發竟在彼中一如長者所慮以是歎服明公真神人也華亭巨室餙外深中權足傾時富可敵國某初到官便令心腹人來說某云彼雖已避賢者路門生故舊布滿要地涯執國柄彼其禍福人易於翻掌地方之叟未有不深自結納而得令終者明府其熟計之某謝之

曰黃髮大老其敢不事之惟謹第爲明天子守三尺法以牧此中黜首寧能廢公義而媚私門結納之言不敢聞命此後凡有關說至甚發然以公法裁之是時郡縣吏率作大家入幕之賓事無巨細悉咨門領教而後行獨某強項即關說至猶然不奉指導咄之切齒矣諸爲齮齕當路者惟力是視而某復以公事得罪朩公後爲怨家磔殺某爲其被宮民人瀕雪大枉其家亦見恨深讒夫者以刻鷙橫里中而陽託詩文自衛鬻某故好士歌檳絕

彼夫彼夫乃誓不與戴天履地共其後彼居京師大家行千金賄之下石日夜使人偵某行事無所得逾一歲始有列侯之謀遂識遂擿擫惡語讀上而又布散流言謂某好從吏胥省官跡論執政於是某與諛天並逐矣某既歸遂混迹黃冠逃名方外杜門寒竇了緣息機海內交遊一切謝絕以故選山頗久通不及脩一札候問公每暇日念到明公知已舊恩胡得忘爾屢欲裁八行爲訊輒以嬾罷恒與張茂才成叔言之踈慢嬾若此何堪作叟明公鴻才

大用天放投閒適性順神元和益茂終當出爲世
界壁畫非常必不令永卷東山絲竹其以不才爲
時捐棄已矣進不得揚名策勛追跡夔契退尚可
尋真訪道接踵佺期即四壁蕭然何憾偶因結想
特走一介起居明公未盡願言統斷亮在

與張鄭西憲使

往聞明公在西曹累決大獄犯主上之顏落權貴
之膽恩流矜恕文垂平反不惟風采英毅至今尚
重朝端而厚德陰功上清簡注久矣今者明公福
與德茂既壽且康方追香洛之風兼有松喬之望
誕育令子踔絶清英人才雯美支公賞其神駿寶
誌識爲麒麟是天道之所以報善人也于公之門
自此大矣僕生也晚未及執鞭先生長者乃得從
令子好文好道居然椒蘭視明公固是通家丈人
行故敢輒以尺一自通賢邑顏先生禔身抗厲拯
物弘慈與先生同德並不佞師表也深欲摳衣一
叅而君子之堂私其緒餘儘往實歸乃方習杜門
塞竇以葆靈神明未能也瞻望芝宇惟有坠馳

與蕘君禹

嚮者辱使君千旄臨況窮巷屬道民以采藥入金
峩山家僮歿報急負裹出山且以黃冠布袍伏謁
與使君握手話生平至則前茅西邁矣瞻望弗及
道民爲之黯焉心斷其後李節使見過云使君書
念及道民疑道民踰垣担盤坻以避故人昔井丹高
潔猶詣　陰就瞿硎抗厲猶見桓大將軍道民
雖黃冠乎尚未免爲老母負米爲妻孥拾橡栗　便
未得揮手霞外滅迹人間何至逃匿自絕賢者以
爲名高不然實使君品士如易牙辨味精析淄淆
方皇相馬神存滅沒勤同運蹇捷仏弄丸又秉一
廉猶氷雪奉三尺若帝師如是而當事者乃尚深
爲洗索妄有瑕瑜世人好求多於賢者往往有之
知了無關曠廑道民隱計成矣儉歲艱食家人脫
粟時不給至采烏韭野莧以爲粮而母妻相共怡
愉都不作凄涼之色道民乃得胥寔廣莫煉性調
神頗臻玄寂所著書已成撥擷具經擩掇玉笈泥
洹仙化研討叅同東教西宗印正歸一旁及世務

間譚詩文象緯術數亦異詮綜山川輿圖咸有考
訂匪云名山之業厥幾一家之言使君酷好道民
謏著士爲知已必欽奉塵一夕之觀以相印可今
茲緒校博士家言知使君罷於奔命故未敢溷累
竢而後敢請深期西晤顏色行及湖上芙容會方
習閉戶毀光息機無能問西陵艤艫東都王胤昌
太史填貽書道民沉雄典古海內名家茲聞拜命
校士渰中與使君方駕埒美兩國工在事岱洞當
無遺寶矣相見幸道民致區區不悉

畲龍伯貞

道民細緻道書俯仰天人之際若人事偶失天道
降災雨暘恒若則有道之人精誠之吏祈禱挽回
可以立應若下民累世積過沴氣醞釀感召五行
敗氣敗軍死將六天魔王乘機降妖爲大小陽九
百六之數此自九皇列真校定魔敗乘時爲瘴爲
旱爲疫癘爲水火乃下民積業大豪自爲召取雖
聖人亦不能挽回今南北侵札所不可知而旁觀
下界生齒日煩作過日積奸狡姦凶曾不知悔極

矣今日之數大有可疑夫以先生好道潔身精誠
不二力爲萬民請命山川龍神詎不亮察第恐小
陽九百六數亦應爾行雨有禁龍神即欲爲至人
地柰何兩日來天道釀雨甚盛夜霖亦自可喜想
定有大雨以應先生至心活此邦黔首陽九阨運
猶幸其不然矣某雖跲伏草野稱布衣猶然日夕
叩首長跽中庭仰體邦大夫德意讀長篇一字一
淚葉林之語不過是神非石腸能不感動

與沈眉少宰

洛伽在吾東海中爲震旦佛大道場四方宗仰不
異迦毗耽獸少高賢名士文字品揚霧蹟行嗽宗風
寥寥乎海上大士倉父而不好事如此又胡望其
歸心三寶超足六塵邪侯將軍脩補陀志以洛伽
爲洛迦以楞伽爲楞迦以梅檀爲旃檀此其大者
譌謬它可知已龍伯貞郡丞白之侯公屬道民爲
稍刊定顧自今皇天詔本及元輔潟序而下絕無
雄文名篇足備采擇無可措手欽賜求本州四三
大善知識各出制作以鎮壓名山闡揚慈教惟明

公文苑昔匠道門宗師幸首錫佳篇以倡同社不
慧不自揆度妄有譔綴敢溷覽觀并希印可道民
以不德取議欒社翁文人之口幾滿吳門白下矣
以此不復敢見乃公然名山神界何可少此人筆
北乞先生轉為索之何如

十六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十七

書

與鄒彥吉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　允符選

道民夜來襍被宿真如老僧山房僚廖幽寂如此
身在峨眉古雪中蓋道民二十年清淨遊就李託
宿老僧房六夕而去後十五年而同開之重遊此
寺藉草刻竹　猶與道民宛然雖無紗籠及紅裹老僧相

見恬意彌真故當勝之今者三至寺中此僧頭顱
如雪一見作虎豁大咲依依故人即生麁畎雪黃
犬亦掉尾向客若識舊日攜眉生疇昔汝瀰二五
並已老大田想人生電光石火迅疾若此良增太
息晨起聖僧奈啜雪峰泉茗罷則使者儼然持八
行至故人念客深矣佳葉已校畢五言古盡削
去六代纖豔姿媚歇存風骨篇篇擾謝康樂上座
一千餘年來無此什矣七言古如人高岑閒闖老
杜堂堂五七言近體列之唐人初盛相半最下者
不失劉長卿步武足下諸作無論力洗郊島鉛
粉氣惣之非今之人所能道也獨絕句頗少佳境
若必備众體似亦不可不注念及此耳過真如近
作二首秀潤老蒼無一字不穩密篇章如此咄咄
畏人道民至此稍有唫諷咋聞雲間故人唐光啓
有妹就義事甚烈烈遂捉筆為之哀誄容當續寫
遍請印可也承論選勝烟雨樓向者僅與龍伯貞
昏黑一登殊未悉四望烟景願與明公一登乘孚
結亦明公宿約也何如馮開之別道民委武塘三

日矣都無消息恐已遂如虎林明公使人物色之同此勝會幸甚

與呂玄符

玄符足下玄符年少何從得長卿其人也者而嚏就之昔人有錢癖馬癖左氏癖玄符其有長卿癖也邪長卿方不利當世不賤若泥沙則畏若鬼蛆閉晝人情性當閉戶高枕玄符乃獸提一片肝腸明白相向定須別有一副眼目從廖鄂外覷破人群不隨衆妍媸短長此詎可望於今之悠悠之徒乎何止悠悠之徒即當今號稱豪傑與長卿素講青松白水之盟者寃音兌之亦終墮落人坑塹當其有名位時爭自附於知己一朝淪落掉臂不顧如行路人夫今日之長卿與疇昔其脩短黑白好醜媸惡非前後頓殊也其胷圀今古口吐霏屑筆掞星藻頗亦猶故也而跡戚吳越風期萬里此何故炎涼移其外利害蕩其中不自知侵尋作世俗伎倆玄符獸牧之淪落之後其意良謂咄咄咄呂生不可當吾世而失一長卿長卿歟貧耳世人有黃白銀犀

珠玑瑁雲雷鼉龍蚺駱駝駿馬雕梁繡柱名園華池
長卿都無之面帶饑寒身露酸儉以此爲不如人
其他則無不足置之朝廟則可以斧藻太平潤色
鴻業置之山澤則可以平分風月領略烟霞置之
秩壇則可以贊襄龍鸞驅騁賈馬置之賓席則可
以鼓吹群耳開暘心靈與之共事則皦日通衢無
所欺負挈之遊樂則韶顏淑質足給歡娛面額不
至可憎心腸盡知可信世人一見淪落便如遺迹
棄之此不過以譏口中人恩其餘波濺及耳玄符

不然肝膽惟恐弗親蹤跡惟恐弗密破去拘攣遍
徹域外玄符殆非今之人哉僕項又於舊李遇一
李子其以廖霩得長卿猶夫玄符也此兩生者
非持追美并良無隧望右道又足媲夫當今之號爲
豪傑而世俗其心者也玄符勉矣自愛世之人並
爲孤絡嗷盡前有萬古後有千秋玄符勉矣自愛

與龍伯貞使君

適承尊諭將復有雩龍之役敬啓城北大龍湫名
包家灣龍每歲旱禳龍行雨最著功德及物最多

眸茲龍從天末掛水龍尾鱗甲隱隱可睹一義塚
逼近龍泓昨刹那徙之江上村氓田父　悉見
益神靈肹響有年獸未蒙朝廷勅封以故向不列
祀典胥吏按行故事不及上聞乃今明公力脩曠
典躬報祀天井銅盆金沙而不及包家灣龍墳者
大著靈異不無以望於君侯君侯方今入龍尤宜
爲神明仲重而某向夜亦夢龍起天北垂頭屋上
某以手捧香飯滿鉢飼龍龍下而就食焉電光霹
靂隨之詰朝而有掛水徙墓之異而今日適領尊

教乃盡理憶若事輒布以聞明公試一開口問左
右無不知者且明公詩賦文章龍神尤所領注矣
矣惟即留神示夢道民益似不欲自言之使君耳

與丁元甫明府

歲之不登海上十室九餒吳越之間道殣相望燕
之疫癘遂至人煙稀疎邑里蕭條西陵以東疫氣
牽不渡江大都秣陵吳郡直抵虎林最甚矣五行
敗氣屬當小陽九道民八口枵虛日惟飯蔬啜水
精修禪觀力討玄宗蚤夜焚香摶顙遍禮三界十

方天神聖師一以懺悔自警一以爲萬民請命野夫別來功課如此伏讀仁兄序刻感應靈篇使人每至骨驚神悚善惡報應因果恐動衆生今其努力十善以免沉淪楊葉止啼佛祖不廢勸化千根功德無量矣頃又聞仁使君荒政奇備普活元元即如發官帑給殷富良民賤糴外郡平糶饑民使本境荒年之衆恒食豐年之粮即積穀巨家欲獻高其價而我平糴官粮日日在市彼雖懷無饜勢必不能如此循環轉運官帑不虧小民獲濟此至妙之策道民從浦團上以靜力得之旁譬諸在事賢豪無計畫及此者而使君獨已蚤得而行之而收其效也以是知使君天人也君之爲令卓絶千古此後有譚文士無用者野夫當舉足千揶揄其面謁棚梅翁簡足下長歌及白岳八首能選片石留之山中否賢鄉蕭以占太史書來約僕相共看六橋芙蓉九日前或當躡趾之當再寄訊仁兄奉不忘瑾華之音秋來元旱賴邦大夫至心雩禱澍雨龍伯貞郡丞品格孤峻吏道醇白荆楚多賢哉

獸聞瞿甲天死七澤似亡其一言之泫然伯王司
馬淨業當益精乎君善哉遂領東甌厲文道民恐應
有雁宕一行矣

吳陸平泉宗伯

道民不奉明公色咲七年於茲矣在昔爲小吏由
拳時數過從明公每相見便脫去形骸譚析要眇
謦欬餘音至今猶惴惴悅在耳明公應化善權囚身
菩薩靜中欄柄已久觀成機熟頃者想當大有證
悟初機下士無緣得侍函丈以相印可祇有神馳

道民徽天之奉得蚤遂放廢專精努力無了生死
大事倣依三寶嚴持五戒庶仰蓮塵願列巾旌而
重以宿因猶不忘情金液還丹一段公案近嘗研
討二氏叅同三教譔結一書夫如來闡揚大覺探
本來於妙明太上究極無名標幾先於象帝佛氏
從淨智妙圓而悟真空玄門繇混沌希夷以入神
解覺皇見性即了心珠歐朗霧真無物惣性命妙法
矍脩所多矍脩二字尚有湊泊安排不如金仙單
提見性一了百了超朗直截是故二氏之入道有

費安頓有不費安頓有有階級有無階級淺深大
小由此以判其爲得大道均也蓋二氏祖師在虛
空之中契同針水味出一泉比椒蘭芙蓉後之不慧之徒
但知各尊其教不知道本融通泥洹之詆仙化往
往以長生不死爲住着窠臼然此實非玄門之極
極樂之鄉太上爲凡夫之執迷故引以長生之路
使人忻極樂而脩菩提羨長生而理性命及夫真
如一證則苦樂兩忘仙品一登則死生雙遣二氏
之極玄至妙其大者無不同如此道民讀孳亭念
常譔集佛祖通載玄門自老氏而下感悉力排詆
目爲僞妄瞋恚滿腹人我山高此斷非佛祖之意
夫奉佛尊教何必若是哉念閻黎恐不免地獄矣
明公大道標的以爲然否如其未然不妨駁正道
民世情盡矣竭力以從事此二門不敢尊仙而議
佛亦不敢奉佛以詆仙倘一朝得到了手佛奴道
民並是弟子不自知宛竟若何肯心實辨矣伏俟
審知識有以教我平湖陸五臺司寇向爲四明阿

育王舍利殿檀越頃遣高僧無漏來任持本山即今無漏募緣了此殿工而復託道民作功德王道民貧不能以法財爲功德爲之草一疏文今行募吳越間乞明公王張緣事益釋迦文佛舍利阿育王建塔震旦國中一十九處明州鄞縣其一也而此塔則自劉薩訶懇禱從地中湧出尤爲奇特迄今寧官居士善信隨喜但有緣法者至則舍利往往現五色光或大如米或實如龍眼如盤盂如車輪變幻神妙殊勝非一明公慨然勸化雲間諸信此盛事也所爲道法不及奉老親椒觴也歲之除夕別先生郭門歸而猶及與汪伯王司馬不登道殣相望繼以疫癘吳越之間井徑蕭條矣太平已久生齒日繁奈何濁衆生作過種種沴氣醞釀釀上干天和玄宰王於上帝劫運勘於九皇魔王厲鬼五行敗氣棄之自取也衆生以業取禍如波因水如影隨形雖上帝不得自王雖至人不能挽回實乃衆生自業之自取也衆生以業取禍如波因水如影隨形雖上帝不得自王雖至人不能挽回

中間有善根衆生清虛恬澹大則跳出陰陽直與
祖位分庭小則超越阨運不被五行牽纏我能寡
欲清心長丝奉道縱饑寒難逃疫癘知其必不能
及也公不見玄象乎天下事大可憂今震旦國中
獸先生高朗超詣爲世間明眼人滌空之慮願與
共之中流砥柱拏雲攫日之手今有公在耳胡得
偷逸烟蘿養高林壑獸覺自利作聲聞辟支禪非
所望於至人也乃如不佞則匪已矣敗石窟行既
棄世人巨手霸心復輸時匠過之牛角擠之崖顛
計無復之奮而一踬遂了出世大事世人之所爲擠排
明眼所謂陶鑄也他日眼有碧瞳身生緑毛過先生名
山洞府尚是故人相見依譙知誠巾旌提醒昏沉約束
掉舉真人生大希柰何川流泝阻難可數數往來
而舌端之人舉動更大不易每從蒲團念到大函
輒恍與先生晤對道民所著三教書持論太多恐
不盡合祖師本意自取泥犁罪過夢寐時或驚汗
敕敕便欲急取而焚之日向旦又復津津自寶其
康瓠以是故不敢遂行要須以他日死灰眡而吾

不化爲驗耳覆瓿讐業俞山人竟曾勾當否今第
得山人原業無恙足徵道民靜中作觀無常世法
不歇身外富貴浮榮空花露電即天祿文章雲臺
事業亦惣屬幻相與性靈了不相關猶絡狐狸何
嘗惜賢人皮骨羅刹鬼使不解慕賢豪姓名若說
此事便堪痛惋僕願與先生努力靈修早脫生死
人命在呼吸之間過眼窓塵上牀鞋履截自今日
干手亦已晚矣何如何如程生相如久客還鄉其
人雅士幸進之門墻仲淹病體若何仲嘉眠食佳

不一一致声

與管登之僉憲

僕盟讀先生所爲郡隍傳及丁處士鑒神錫三道號記
使僕毛骨寒粟道念熠熠起僕頃屏居靜中作觀以爲
世人無明作過種種自其無始結習使之亦良繇不畏
神理罔信輪回取報應因果之說而一切操捨破滅之
謂人事章顯神道昭法眼前受用實際有據向後果報
歷劫無悋且圖眼前何知向後衆生入此迷網結冤積
業永無解脫言之痛心而僕亦猶嘗私恠近日上帝尊

高鶚奚稍晦加來示寂權教杳然聖使遂倒之流
莽不知省凶獷之類敢於作姦僕間著一書深明
天人之際研討二氏參同三教其要歸於善惡報
應歷劫因果如波因水如影隨形欲以勸導愚俗
悚惕人情而人非津梁道非祖位若以一髮引千
鈞杯水沃焦釜無益也乃今得足下再來天人師
夙植菩提種以權實宣揚大教以威音摧伏衆魔
以脩德行檀興起善信以天堂地獄折攝衆生攬
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此世界已斷不可必

此一段公案時節因緣則在足下當是受命而出
者功德無量矣僕深期即携一笠蘧侍巾瓶叅訪
即可而屬万林宗足家園未能便出神識爲馳陸五
臺司寇向年來四明修釋迦文佛舍利殿尚未完
工近請無漏施主人住持此山而僕受司寇命爲
檀越仍屬無漏募緣了此殿工僕貧無能以法財
爲功德乃爲誤跋文一首本行募吳越間在虎林
則馮開之在雲間則陸宗伯在吳郡則屬先生而
嘉興則司寇公自爲檀越矣惟足下力爲主張此

緣事益工程將完所須不多幸足下留意參書幸有以開化愚蒙敢竭心以請不宣

與開仲連

無極大[illegible]者理也陰陽五行者炁也天地運化長久不毀者氣爲之輪理爲之軸也陰陽五行屬炁一屬於炁便有成壞生滅故歸之於理理屬太極尚有滯閡故太極歸於無極至於無極無始無名無成壞無生滅天地混沌而開闢開闢而混沌是天地大物耳有成壞有生滅而此無極之天天地地者萬劫不壞何也天一物也地一物也一物也無極果何物乎物則有壞不物則無壞也人頂天立地有與天地同久者有超天地不壞者與天地同久者仙也超天地不壞者佛也皆不外此無極也人得無極太極之理爲神爲性得陰陽五行之炁爲炁爲命性命本同而有仙佛分別者何也仙調神煉氣性命雙修以求長生卒之神炁混合性立命來而長生二字皆未免黏帶也故止於與天長久佛單提一性字見性明心以證真空則并

性字亦空無所不空不留一物不着一相不惟陰陽五行碍他不得即太極亦碍他不得即無極亦碍他不得形物不能累氣數不能干劫火不能燒大水不能浸超天地而獨存歷萬劫而不壞以此也仙脩性命亦知煉神還虛從太極以歸於無極而終是有性命意思在所以要其極至於天地同久而止佛直截超脫盡打破神炁性命烹煉脩持堅固長生等字樣一絲不挂彼性何嘗不立命何嘗不還而般若之中一無安頓所以不生不滅超劫長存儒者於大地山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人民者扈無所不黏滯所以止做得天地間一個好人而未免爲天地陰陽推盪遷謝仙知除遣人間世萬緣而尚爲長生牽綀所以經劫長久而猶有報盡佛真空之中一無停泊所以萬劫不壞此三教同異僅以爲的然不易足下脩佛者佛必悟真空乃稱最上一乘不求了悟而徒以持坐誦經禮佛爲公案以鑽研教典提撕話頭爲解脫生涯乾慧死則投胎豈惟不成大覺

其去性命甯脩之仙亦遠矣益佛子大悟禪宗立超等覺何有於仙若脩佛如沒孔鐵椎增上我慢不悟不證蒲團上稍得片時靜定便自謂事理俱遣能所雙忘而不知一過事觸物心如野馬征象熠熠火起都無栖泊都無依據顧安能如仙家以神馭氣以性求情金未交并鉛汞相得結胎成聖了手出神工夫有欄柄證驗有實際哉足下清真善男子既辦肯心區區之忠願效一得惟足下照詧幸甚幸甚

與龍君諧

李甥至自京邸得足下長牋韵語深見遠懷後遂得東甌之報日夜望前旌過明州先趨庭而後履任道民得携一壺賀監祠下回看湖光淨綠芙蓉靚妝堂結秋色暘叙深情道民業戒煞生清絲斷酒酒爲故人治蓮花釀市黃魚紫蠏而宇西開一園如掌輪大一閣瓏璁上插雪藻下頫清池中置一鑪一几僅堪與足下兩人啐對池上芙蓉亦急著莘以遲行李廿又二日晨起忽有人來報足下

從虎林徑乘永嘉之官舍不復來四明封內候人歸矣爲之悵然足下何急而就廣文一片冷青氈使橋梓一樹僂仰東西閣道霞星只尺河漢其爲恨恨非言所宣又候人田不得故人一字誰爲問之疑情滿腹矣江心寺古今名刹緇白如雲珠林秀萬狀爲東南山川弟一天姥葦頂皆在北面道民風所飯依鴈宕龍湫窅窅奇踪詭迹深龍藏道民風所飯依鴈宕龍湫窅窅奇踪詭迹深民向緣杜門禁足未一登臨良是欠事今便當携一布囊來訪足下并了名山宿願也僕年來學道已而石腸鐵舂染更得問真師正訣所苦親老家貧不能遠投霧岳浮沉市巷了道爲難而海上故是十洲三島安期羨門之鄉乃近在絕少鶴頸龜腮鹿鼻鼠耳神仙骨種里中倉父非僅僅染楮吮毫則喑飯扉矣者耳獸與尊公丈人外脩世法內託烟霞義比椒蘭語同針芥今猶爲塵冏拘持是他日丹房翅外生死交也不審泰山六博時足下能爲衛度世尋叔卿先生石上否翔便附牋未盡

中曲

與蕭以古太史

逆歲不佞被譴詠以出也所爲衝冠搤拳者殆通都矣獨足下陳義更高燈影幢幢朔雲漠漠唾壺欲裂雄劍自吼拘於官局恨不得提童伏闕一申子公之憤吐霍諝之忠贍言辭褒意氣千古夫子蘭諸屈叅徒毀宋自昔而然弟出魏夫之口即事之所恒有其究卒空若理之所必無後將何據而當時雖舉國不平公論沸起獨道民若聾若瘖都

无日竟長嘯而出國門人以爲達不知理故應爾夫夫於此時有揮手去呶呶何爲今久而其事定眚僚王鳳昌生平未識僕而孔題書相問娓娓且欲得僕杭慨憤懣之言爲報也若漢李陵之與蘇屬國司馬遷之與任少卿近世唐伯虎之與文待詔感彼風霜懸諸日月而不知道民學道者與三子調不同頃感其意作萬餘言會要之乃不能得僕慷慨憤懣之言而得脩慆閒曠之語足下試歸而

取觀之亦足以明僕之近抱矣李參軍田廬足下
寓書捐俸故情不替昔義彈敦將爲南國之遊遂
訂西湖之約此時芙容靚妝湖水淨綠衙杯刺榜
何物不佳乃道民禪寂已久野性益成貧家瓜蔓
豈棚碧苔黃葉大聲重語事事罔人仙佛之前蒲
團之上日有工夕有課即一瓢一笠亦大不易出
門出門分妻孥十日之糧亦苦難卒理更有小疾
乘之遂罷干謁盈盈河漢脈脈相思悵可知已賦
得詩六章聊當握手西瞻泰嶽望神與波馳龍伯
貞亦念足下甚每見相共口足下不能休此君楚
有道孤高士也

與屠長卿秀才

僕往爲諸生時從高先生所見足下交遊中盛推
足下文秋名家青紫之業可以唾手且丈氣質溫
粹德性雅淑謂宜是清時之上材凝福之今罷不
圖命之不淑久淹泥塗復困原憲之貧有叟雲之
累二旬九食簞瓢屢空而足下猶然堅卧土室靜
掩蓬戶表安高不干之節黔婁絕咲來之羞可謂

介特亢厲立槁士矣丈夫生不逢辰丁此坎壈玉
瓚不貶於黃流綿葛棄在於曠野柰何仰首信眉
向屠沽兒求食即立槁足以不恨其如妻孥八口
何僕攵未與足下面從交朋悉足下饑餒若節狀
使僕酸鼻傷心不能已已天道之不可詰也久矣
勞人志士勤苦學植砥礪名檢不媿暗室無負神
明守道安貧終身流落富貴膏腴輕俊子弟體怯
紈綺口饜肥鮮曾不識世間辛苦事爲何物腹無
今古目無史冊操筆染紙徒事掇拾充之乎而已褒然

尚步青雲之上乃近當事者復惡有志之士讀古
人書抱奇負氣將來且作豪傑舉止欽有以摧破
屈折之申童禁切士不得讀古書作奇語有讀古
書作奇語者明示擯落不收而顧獃收衰頹陳人
黃口孺子里里庸庸無奇者嗟嗟國家何賴於若
曹是宜足下困頓若矣聊書此數語一吐僕鬱悒
憤懣足下得此書而存之儻可當食寒可常絮諸
留氓悉未盡

與陳立甫

日蒙蕭以占太史書來申湖上之約政擬操轔舫

過羅刹江就六橋夫容且得與立甫及以占流連觴咏領略煙霞大忌良緣下痢病發伏枕三日起而晤期差池矣毛山陰與不穀以文字相知蘭亭若耶復多一地主了此一段公案興致頗饒而逸逃揀落天寒沮人又復停橈家諸孫屠本中秀才字和叔曾曾干右筆掃萬言爲文沈雄典古有法爲人朗暢意思深長不穀泠然相賞遂爲家駒累冠膠庠多士即藁君禹宗師亦雨首取不幸文落名場屋不穀嗟傷之至而更苦原憲之貧梶衿肘見三旬九食不得已遄遊會稽欲煩足下及山陰君爲覓一館穀以餬其口不穀非不深心念之林中人無可與語仰伏而君子九鼎之力道民爲寒士荐館多不就足下肯爲我了此一生心願則大牽矣聞黃白仲病困武林僧舍絕粒幾頓屢以書屬開之餉薪米竟置之不報也天下熱腸男子豈止左一屠長卿耶可爲太息

與王百穀

人從吳門來並言先生秋間入越碧苔黃葉滿貧

家且日治八仙白酒以延真人鶴駕乃西歸久之
屢綦竟杳然可勝怊悵重陽時僕有湖上委人之
約亦復不成行猶憶往年足下嘗以新園萬樹梅
花邀我雖未及造至今寤夢猶在南枝僕深欵訪
足下半偈卷同泛石湖林屋尋毛公壇及龍威丈
人探石函玉書蹤而睽跡不決與故人隔絕五易
星霜吳越相望不過一衣帶水何會合之難如此
子敬美遂爲異物可惜僧往君由拳時此君日與
遥往尺素無日不將直詰青松皦日蒞盟一旦前
稽東歸棄我如遺迹焉去年作一長牋投之白門
杳不修一字見報益聞入櫟社山人之謡詠深耳
櫟社翁生平受不佞厚恩足下知之天下人士所
盡聞也浮雲蒼狗世能炎燠片言相失風波如山
人將食其餘乎今瘍發於背大如盤盂恐是此生
口業報嗟乎以先生清德直腸不過吞蝙巧綺能
作劉義慶世說新語耳猶然受罰王者背瘍作艮
楚乃公負德若爾神理將謂之何猶日夜望其起
色無爲道民一段業障明年元夕後定以一笠過

先生叁頭共試天池新茗請邀羅刹江水而盟之
不再負約也原正君倭以入覲道吳閶便布此不
一

奉徐大宗伯

某自遣師相函丈型范日遠警盭日積竟以疎逸
遭謗被譏削籍東歸自某之東閉關掃迹逖於玄
盡竊念壯圖不成身名俱廢日遠警盭日積竟以疎逸
仰戴天日是以寓影窮邨權敗慙負知已復何顏面
師相生平高義欲圖造謝愈不敢前顧維賤子才
本淺庸性猶椓散不幸以雕蟲小技盜虛声海內
而內抱一片熱腸寬和平恕爲物情所歸門多將
迎迹類喧穢賤子實清身約已禀於繩墨都無私
中散阮步兵任放更鮮劉伯倫王無功酒德遠聽
遥疾率以豪縱見疑親故習參乃知其殊不爾弟
積釁仇口發難一夫王也既然石亦不免士可殺
不可辱其蒙此大詬至于不肖矣然從古賢人詰士
往往被詭子蘭伯嚭何代無之未可使謂某之蒙
辱爲必非人也感風召旱匹婦猶然今某一吐積

懣倘堪嘔血飛霜不然亦宜怒髮裂眥痛發於眥
而賤子又殊不爾何者賤子嘗學道安義命除嗔
恨榮辱替毀怡然聽之而已師相高卧東山載欣
載咲以咏以籟文垂一家名成千古以此託於天
壞足以不恨其又興懷左右柰貧賤應門無能遣
一介奉候起居妾人董光宏入吳託致問訊神與
俱馳某之不敢越吳門以詣夫尚在畏彼吠龐也
光宏守君謨越之才士可當竹箭慕長者當往人
文恒岱願一登龍門維長者非常賜顧色即如昨
眛不省矣臨書惘然

與孫以德

弟自挂冠歸鑑湖五易裘葛矣吳門佳山水昔賢
如梁伯鸞赫子瞻皆寓裒嘗濡足焉弟蒙泰公子高
義深願倣梁鴻依皐伯通故事未能慧山水且得
與足下問烟霞之盟生平幸甚乃世涂詰屈人事
差池竟未成卜居計而公子時時書來其念猶未
已也弟年來踪跡一笠一瓢何處不可栖息尚苦
八口累人孤雲野鶴猶類家鷄爾梁溪土風清淑

人物秀美且也故人在望即携家不成須時寓杖
屨而弟林居多年尚未一往則以疇昔讌夫政在
吳地吠龐可畏視虎方眈吳越盈盈邈若河漢矣
每父遊出都門輒辱仁兄屬致存故舊急窮交陳
義一何高乎張原正君侯以上計道勾吳便布此
訊張侯亦言足下念不侯深艮以爲感張侯爲政
清身勤物風度凝峻表東諸侯想足下所夙聞吾
黨待此君生色矣彥生居何似高蔺朗潔君子其
人亦嘗以卜居力勸不侯而願託鷄犬芳隣不侯
德之幸道注念自去歲閒方壺令兄之變不侯爲
之忉怛以傷若父之以今計之基應宿草矣不侯
都缺生匆匆一吊交朋之義仰慙右人如何可言顧
道民從安然家大詬辱不能飛霆隕霜又不能抉
目刖首夫既納污含垢斯亦已矣又安能正面而
視無極伯嘉之鄉所以并彼中故人一切謝絕然
不知故人之吊義不可已也不侯所爲了了如此
是吾福也亦緣父乏雲間鴻羽無繇附致乃興懷
君家兄弟無日無之往不侯被謫東下辱令兄逆

之江上舟中念青浦令高廡而貧無負郭謀與二三
嘉義士同買田百畝實閒令不俟得成牧租以養
其八口此甚義舉山妻聞而力贊於不俟曰君以
彼中人談削藉身名擢敗士可殺不可辱即餓死
義不食說夫腳下土於是遂寢其議而不俟固心
德令兄不敢忘不俟哭令兄詩云座有憑陵灌仲
孺家藏貶諸季將軍益實錄也賢兄弟之爲高義
事故自多耳范生客吳始得寄此哀輓并問訊足
下足下起居何似圖書花竹足以自老不俟劍心
學道差臻寂莫矣不盡懸懸憶張長嗣陳子有俱無
恙否

與侯大將軍

震旦國中三大佛道場以東海補陀爲第一如來
顯化無處不在聖力所向便是道場乃若洛伽孤
懸大瀛海中迥峭奇絕福地更勝久缺一志山靈
咲人君侯奮起捔筑雄童麗藻照山川真稱盛事
歐逢掖諸詩既矢音韵復傷俚俗志成且傳播海
內縣之通都不敢姑息貽大方咲以爲明公羞敬

用抹殺罪我惟命仍賜求諸名家新作增入頗足
覽觀第不揣厠以嘔人下里之音恐未免點涴名
山爾何如何如中間前後稍有舛錯乃爲詮次上
下捴分爲六卷以不佞序爲篇首總序卷首須刻
補陀洛伽山志卷二三四五六總題曰志猶本
乃曰傳非也諸所詮次幸命掌記逐一細加檢閱
登錄復梓勿再紕繆敬以諸公新作別錄一本奉
上惟以次增入承尊委不敢不悉其區區鄙悃所
不及俟高明再訂不宣

與王賜谷

道民矯首南望於名山則有雁宕於名賢則有賜
谷王先生夢寐之日久矣乃天則刑之始縛公羣
既困吏事無從一攬纓轡名岳靴鞭名賢乃令脫去
世冏蚤遂初衣安期三山翕尚五岳盧敖汗漫莊
叟逍遥宜可縱心浪迹無所不之矣柰何菜蕪無
家介推有母居恒愛日行難御風天將使道民爲
環堵俗物不令抗手烟霞追跡廖廓也亦爲道在
我身自有不從遊士脚跟轉心苟超曠堀清都

氣若垢氛淨君穢土以故不汲汲波遠道登名山
以爲玄覽乃雁宕與王先生相距明州不數百里
而近踉跎歲月曾不一擊挹芳秀欽承丰儀有如
海內人士舉此兩者以詰道民道民則安所置對
矣今者幸有故人龍君善領一片廣文穠貴郡日
者書來與不佞訂雁山之約且言先生亦願下一
榻以遲道民則先生亦既知海內有流落屠生矣
敢敬承雅命先布八行明歲花時請以墅限黃冠
徑造竹下道民戒煞茹素無累太庖淪茗烹蔡足
以申旦寓書者爲貴郡王復陽先生此君道品玄
朗不佞方將北面焉先生豈東家丘耶之想物
色久矣

與丁南羽

不慧之客海陽也海陽之士歟有南羽南羽足下清真醇樸
朝夕而稱心知亦歟有南羽南羽所與不慧
天質自然皈心佛門遺榮耽寂品高於古人寧止
秩事憂絕一代道民所願執鞭之日久矣往者逼
除東下兄亦他之不及握別河梁至今恨恨未已

一返海壖便隔江介茫茫天地會面何時言之堪
爲泫然承爲老毋寫佛毋圖不慧某凡毋子其何
敢當此祝乃繪事精絕方駕龍眠生則人人能鑒
定之矣敬頻首稱謝入行寄訊未悉裏言

倉方建元

往不慧微服當鎮爲郤汪君約行時私計若不遇
汪君即當寄宿酒家不復訪汪先生何故足下以
墨寶數十觔餉不慧不慧持歸未及一月散及海
上親故遂盡蓋自是海上無一家不有方氏墨者
見尺而外悉爲長物即一日而手散千金不爲過
奈何以此意視墨也足下墨遠絕昔仲將李廷珪
今子秋而下得見方于魯墨一枚如古人不死乃
不慧何幸得之多至盈篋而隨手散擲且所贈多
非其人以此爲負足下誠無面孔可見故人而足
下猶然遣今子延致再三不往乃復攜榼相勞也
如是而至今貽書尚奉謝過不置是足下爲長
者而儻真小人小人是夕道遇征生怒罵幾飽其
老拳以遜辭得免抵酒家宿一破樓突烟如織兩

睫雨淚通夕不成眠寒鴈來鳴樹顛野風颯颯撼
窓戶雖次察亦自有致汪君者以千金買姬而不
能以脫粟飯客者一盼客實不
知人罰以狂生老拳與酒家突烟故應爾承惠墨
譜兒羅古今名相精麗神秀當是天壤間一種奇
刻至之日即爲好事者垂涎恐終當落他人手僕
誠俗物不解賞鑒然此中空洞成仙作祖此顧近
之文永爲老母作壽章敢不九頓以謝嗟嗟王右
軍文忱識學淹雅絕人乃以書法盡掩足下詩品

的欵晉唐亦恐爲墨掩可惜也僕是以鄉者作傳
三百意焉推足下努力今郎温温玉立不辱建元子
可能以自作雲戞遠寄不慧否來書有東游訪道
民之約震旦國中止三大佛道場明州補陀居其
一此勝黃白兩山遠甚足下不可不一來日夕望
之臨書馳結

舍汪伯玉司馬

老母九十生辰幸籍真人弘莅神明無慧羅網之
日熙明爲人子愉快可言伏承先生記念屬丁南

豕繪佛母圖親篆鴻序以當雲諱中及其之母爲
介母尹母母介母身隱不文尹母惟願善養某母子
涼德安敢仰齊古人先生之明覘厚矣復加以篚
篚嘉幣楠檀名香幣以製母服香以供如來南嚮
九頓敬謝明德嘉平月三之日乃母生朝是日也
偶有方外三道者不約而同來訪不慧王余峰至
自雲間謝白淵至自京口王復陽至自東甌三老
者並聞沖舉道要而敦篤實除則雲間翁爲最雲
間翁嘗爲諸生攝心澄靜清團功到真炁內周虛
白外朗龐眉碧眼面有光澤駐景延年欄柄在手
今方外多贋仙人軒轅拜七十二師拜贋致真某
竊有志焉未敢輒生揀別先生得無咲其目無童
子乎先生老矣世緣一切願悉放下一切俱假我
之真我獸有此點靈光閃爍簸蕩消耗何疑其所
日夜惕省敬獻一得運水河伯恧矣恧矣山人無
賴殆將滅我雕蟲名天去其疾然猶望先生一督
過此人弟得原蒙完歸足矣僕苦無副本僕自今
人索之恩夫夫以負諾故不肯見矣僕先生憙遣一

力取之至幸丁元甫郎君何似吏道風雅如此君有國之寶也世人好求多於譔人大君子終保持之海陽多時買少雅士丁南羽空谷跫然寧獸繪事稱絕要當於顧長康王孝伯間求之手狀爲畣未盡願語

畣汪仲嘉

去歲客海陽逼除東邁未得與足下把握忉悵可言仲淹奄然厄羸令人念之不能已足下素強健何復忽稱病邪嘔血一症聞之畏人此症獨有靖

閤靜工大能斷除掃空雜念心息相調關竅自開神氣自嫺匪惟邪去疾苦從此可得駐景延年僕近日嘗以授王季孺太史弱疾立愈靜工郎不講尊生養性之說可恨賢兄弟並高才博雅郎求之當勝參苓良術百倍爾首以謝滌畏隘叙中衰遠承仁兄記念敢不九頓

畣潘景升

自與足下別聞問宜然人傳足下客雪間客梁溪

最後始知足下罷北征仍就留都試試又復落羽而二仲乃牲起登第二仲豈能才於足下邪天之簸弄景升固如此雖然世不乏青雲士求如景升口吐王霄筆掞星虹能復幾人定當不以彼易此矣仲冬月老母感肺病危甚其日夕向佛天搏顙幸神慈祐母病痊安嘉平三之日生朝老母強健若少壯遍見親族爲人子愉快可言遠承足下記念遣使修辭重以明貺其自老親而下咸拜恩私丁甫羽繪佛事圖筆法遒潔色奪龍眠老居士太

函翁序精嚴簡麗蓋代之文至所云陶母尹母知言哉婉子不稱母實似之足下長誕變刻深秀語一商青霞金臺客中音旨甚凡母子恐不足辱嘉命乃足下殷殷雅意銘之肺腑矣使者犯雨雪易歲時勞苦何當逾感主人情深楊伯翼得寒疾京邸幾殆歸及西陵嘔血數升神理未續僕所延方外王翁者明馬師皇術荐以起之柰此君性僻多嗔尚未可保萬全況加則瘍發於背頃而復蘊今幸無事柴仲初已作古人王季孺近頗力討蒲團功課

體氣亦漸佳業謀北上聞仲連倏然清真禪心不改李之文頗馬自放酒德彌深龍郡丞風雅日勝與不慧託契霞外津津日以有味君善領甌郡廣文書來道故大自可念足下何時東遊握手未期臨書悵結丁甯羽清在此君耳一書報謝幸爲致之

答汪仲淹

去歲歲暮促還不及再與足下握別言念足下道路間在貶所無恙樂竟不能使足下神王骨強豈藥物非真卵抑足下信心未也憂生之戚時勞我心無從得足下音耗者歲餘逼除潘使至捧足下手書語意神秀書法遒勁始知足下雖病神氣猶然不大憊自此益講清虛怡寂之學霍然而愈尚有可望蒲團之上實有駐景延年妙訣恨足下不肯深信力求柰何老母九十生朝承足下記念佳幣瑶篇登拜鄭重母子感戢非言所宣龍伯貞郡丞直心抗顏吏道純白時發爲歌詩風雅窈然品在右人間君善已領廣文穜東甌約不慧花時過之

并了雁宕宿願不知竟得成行否吾鄉沈嘉則老而多慾口如蛇子疽發其背其巨如椀復如斗終得不死天賚之矣潘使還崖略布謝不悉

與楊伯翼

王仙翁鶴馭幸過蔡經家乃爲陳尉慕以去歲云除矣椒盤無色柰何君非太白有竊梁王清手盃還我老仙翁王翁實已成厪景延年王液大道既與周旋便當深叩之匪獸可以却足下近疾而已勿爲當面蹉過不慧以此報二十年老故人也

與李玄白

虎林一別五更食新矣雖縈奉花時之約乃人事蹉跎尚阻良晤青枝紅蘿對酒當歌情抱所鍾便及不慧平頭奴縲紲亡僮馬在門矣何玄白之嚚好不慧津津若此來書云屈宋無馱鶴之方鍾呂乏雕龍之枝謂道民無之不慧一聞此言流汗被面不慧之於秋文如村姑野媪相施脂澤微有姿媚倜見之山坳溪礀間顧影自照亦復嫣然今突遭鄴都霸云芙蓉西子可勝羞澁低回又如梟將壯士

長才巨樾野戰原阪所向無靡不遇節制之師可
以得志若使孫吳運籌韓白對壘必無幸矣僕天
性快迅束髮讀書過目輒已下筆爲文一揮滿紙
不能深思苦索即今深思苦索亦只與一揮等爾
以故自知不喜之文流霞落英過眼光景欣賞一
時必非名山不朽之業也至云玄元大道僕自揣
凡胎俗骨何敢妄冀靈眞徒以泚世既久覽觀世
間一切榮枯得喪起伏變滅之事物屬無常而人
生爲塵緣繫縛慾火煎熬霧明受傷形神速壞居

恒戚戚歎恨此事所以堅志欲稍除雜念栖志淸
虛以遣累寡過澄神煉炁庶幾它日臨去了了不
墮苦趣足矣沖舉泥洹非有宿本寧可僥天之倖
乎足下知我愛我故輒不自隱盡吐衷言大要
僕之快爽明白爲文不精工以此天姿近道亦以
此千秋而下此僕自立月旦公案也玄白麗藻絕
代氣義高古人其於文也承蜩削鑱其於大道也
望鞭影而馳無論雌伏雄飛總之茂明鴻烈者也
書辭頗悵悵頗頷之嗟以玄白才氣何所不至語且也

駁鶴雕龍此兩者並不必假名位云云無乃猶未達乎風風雨雨花事零落矣人間世何物不然人言文章不朽文章誠不朽乃其人朽久矣空文何與人事人與文並不朽則惟墮笈真語諸公儻願與玄白共勉之相見未期臨書忉悵

答王孝廉

陡聞季夏令弟之訃肝腸欲裂淚下不收者旬日矣夜來忽聞復擬之報爲之喜而欲狂少選戴媼者至又傳此語旋踵生還有期又頃之而足下手札來急問之蒼頭則知十三之隕已就殮審若是季友之死信矣無可望矣其爲痛悼如何可言天天炙才如飛霞落英一瞬而過生之而天不如無生造物者弄人毒人何復可問耶化者不必再關人世事獨未絕者若耳更念太夫人晚景傷情所幸賢兄弟並是珪璋之秀足慰慈闈青雲不遠勉旃勉旃然丈夫所用以光榮二親者政不在青紫之業如何如何承諭事即當力致之龍公龍公念季友甚想必不以存亡易心勿憂乃公草復不盡

畠龍君超

尊公于邁官衙下歲雜鑰甚嚴望君超若雲中鶴
又若檻中猿古人云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我
兩人悵恨可言新篇見示無一字不穩密而風骨
故自儁爽江漢頃多名士郢中白雪非足下而誰
既許以琁華見投何恢不發豈以不佞不足當大
雅恐以爲不律辱耶跋而望之矣足下的於何日
出衙叁野人園如手掌大日掃逕下榻以遲高人
江國芙蓉歲恒以九月始著花今者一樹花已爛
爛朝旭白如傅粉少頃作淡紅淺絳亭午則深赬
一日而變三色又放花太早殆爲君超鶴馭將見
臨況故耶臨發必一過野人家一時失千古爲
嗟無暫他日後悔何如庖人繼肉行者乃鉤居者
滋爲恧耳卧讀軒詩已唫成書上覽削

與董宗伯

龍山公子甫擢璵垣世望風采鳳鳴未晚鵬賦先
成吾道黯然士林惋歎夫子脫景有此傷情可知
其則以爲脩短有數枯榮有時大期一臨聖賢難

兒公子幼饗膏粱宦至顯秩壽到中年
賓客如雲才名滿世造物忌盈亦云足矣天之生
人得志若此者殊甚希歟夫子達人顧言靦破此
關安神養氣以延脫節勿以死者而傷生者傷無
毛髮益祇有苦爾某頃又聞伯念公孫抱茂陵竭
病爲之懸懸其有方外道爻王初陽此人遇異人
授禁方靈藥刀圭所入無疾不痊延年駐景櫪柄
在共手特以進之左右夫子誠與之譚當遂作針
芥契也家貧歲荒八口爲累老母今年九十一神
明尚王視聽步履不衰長念夫子白縈素絲之惠
感頌不忘深欲一委淨上奉候起居裹粮爲難祇
有延想初陽東還海上希惠八行臨風悵甚

與董伯念

四月間吳興鬻管城人來海上便布八行以一詩
哭先諫議想已達記轉久不得仁兄數字爲報無
時不馳頊聞偶聞仁兄新抱相如茂陵竭疾爲之
寢食不寧者旬日矣頃念仁兄頹癯精悍神王骨
強年方少壯胡得輒病參其未講於尊生之旨耶

弟別足下三年矣深欲一訪故人尋上碧梧黃葉
絳蠟青罇宛然昔遊風景在目乃道民連歲被饑
八口爲累裹糧不易出門甚難勢與願違祇有悵
結停雲之思亮彼此同之矣足下田疇既廣倉囷
大盈能以白粲數石遠餉道民遺一介來便當擁
褐相詣請得以王塵尾當金莖露立起文園客病
僕有方外交王初陽曾遇異人授石匣靈寶禁方
得添油接命延年駐景之術敬以進之仁兄仁兄
今日所不足者非富貴也誠得此人刀圭即不乘
鸞掾鶴長年無疑且其人有神力精劍術素習書
石玄女兵略多結交海內豪俊嘗立功遼陽累破
強虜辭賞棄職隱於懸壺即無論良醫足下試與
之抵掌亦自颯颯雄快矣王季夏太史一疾遂作
潞上遊魂寡發扶喪萬里歸櫬孟博有母伯道無
兒天生絕代才如落花從風流霞過眼氣韵都盡
人趣索然渠自足下生平好交聞之當深摧痛矣
僕羊來講性命之理頗切精神較之逆時差勝從
此脩煉庶幾以延餘年未敢便望了手人身實難

生死事大願足下留意黃老黃老之學不誤人漢
武帝我世廟壹從事此道並臻高年他帝王莫及
帝王富貴大矣嗜慾復多延年最不易好道者必
有效我轡柰何不肯留心也佇候報書臨風耿耿

與馮開之

足下獻箴書來云今年定作海上遊訪弟官奴城
自春徂夏綦屨交於區區戀掌大湖山孤山老處
士而忘海上十洲三島安期羨門許遠遊哉足下
儻又矣四方災異日聞人情洶洶天下從此有事

吾與足下遯在幽谷料頭筐踞長松下旁觀世紛
紜亦甚無所不可英雄退步惟有長生度世一着
願共努力勿虛此生近得方外異人王初陽者向
立功途左手提大刀三十觔累喊胡虜所向無前
辭賞徒步歸來南岡藥肆歲名丹爐了道復遇至
人授玄女祕訣石匣隱文既悟真詮更精劍術金
石刀圭足以延年駐景白猿黃石足以戡亂定傾
真徐洪客古柙衙之儻也渠雅慕海內馮開之儻
乃爲延譽左右思無因至前足下交辟而失此人

爾足下試與一再抵掌乃深德屠長卿不以異人自私矣秋深或到湖上看芙蓉請留異日者面盡

與係以德

李生還得兄下手書兼以文綺爲家慈壽感故人情深填聞足下深居蒲出環堵蕭然門無雜賓家趣長物居然衣寒士風方之伯鸞之栖梁溪顯晦殊涂孤高同操中林之趣攝洽東山之望日隆矣生之不辰際此百六水旱疫癘南北並災柰何貧家復遭儉歲八口之計日支一日家僮有江上斥鹵之田五十畝頃穫稿禾雜稗子不滿十鍾雲之甑那得不塵爾母年九十身與荆婦同學辞穀衍兩男一女尚在稚齡朝夕所需亦無幾何獸苦諸兄諸嫂諸猶子以及姊子中表咸食貧嗷嗷相向殊難爲情口不言而心悲尤爲賢者眷屬應得飽煖寧困苦此以爲吏廉故廉吏早休無爲賢廉矣天之毒人令若敖氏之兒攪作一團火阬地獄夫葛嘉猶能芘其本根不肖讀書方忝賢科時戚屬聞之以手加額何限慶快而今日猶然使之

朝不謀夕啼饑若寒忝何不恣夫讀書登第元不爲温飽此輩不知也丈僕一最大罪萬物一體愛無差等昔日以宮俸餔四方之客而今者不能以升斗活一家之人至於今亦節末路尚不知痛自省改釜中有飯至戚來亦嗢外人來亦嗢對家人而寂莫貧外客之咲譚感踈遠之可憐忘戚屬之尤苦心近平等辨失親疎雖稱小仁實嗢大惡僕亦終無以自解免矣自此以外罪狀頗少皇天降鑒不知其端欣僕實有以自寬不作牢掾坎壈態

僕今日而牢掾坎壈早索我枯魚之肆客頃造逞語道民近日神氣大勝轉有少容不落陶鑄不屬陰陽甚蔑以此耶方外交王初陽入句吳便附此訊王君有道異人足下物色之不惡語聒清土之聽請以李建勳王蘩浣者之何如

僉劉子威侍御

陸表姪至自金昌奉先生尺牘來纍纍千言現面閎肆籠罩百氏提挈陰陽抽關啓鑰椎破神理夫世不可與莊語不佞何幸而得莊語於先生矣又

歸美不假齊物輕外洞覽超然則何敢當雖然亦
竊嘗剖心觀化小覩一切虛幻夫溟涬一理混乎
眞常因形有妄因妄有結大地山河依妄而立胎
卵濕化依妄而生於是有生滅起伏得失榮枯是
非人我怨親仇恩妄結中之最小者梱乘食梱壞
乘擾壞蚘穿壞鰡餔鰡奪蝸爭蝯勇鉗怒蜂搏蛛網
朝生暮死營營何爲不假登乎丘墓曠覽平野烟
黃日滄牛羊散牧其上益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
黛不假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隱
隱猶見城郭街衢俯仰而歎剖判以來古人無一
人在者今古人而有一人在即吾庶幾有望焉今
何望矣古之人自許豪傑負虛憍之氣騁閃之姿
殫智畢力規其所圖囊括席捲氣揚意得方且建
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雖一朝徂霣槁葉斷蓬雖復
取人魚爲膏金銀爲砧設樂置伎銅臺上食彼白
骨何知悲哉愚鬼推而論之王塏金埒茅茨席門
金張豪華楊雄寂莫王謝鼎盛任昉凋零淮陰王
亞父死陸生貴顯其烹煞錯也東市袁絲紓朱田畛

開茀灌夫伏誅路粹傾險融絳灌譖賈孟玖陷陸孫
秀仇潘當其時舉皆鋒刃其口轆轤其腸先發者
雄後時者凶得則愉快失則悲嗟榮而汰盈瘁而
慘沮勝則軒眉吐氣敗則俛首淒涼轉盼之間悉
爲陳迹東士託意于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電旨哉
嗟乎蕞爾之生蕞人則穢之甘蕞人則穢之窓蝸之觸紙人則愚
之蛆乎蝸乎固不自知知之則勿復爲爾而人勗
勗勤勤于百年之內力恒恐其不竭而機恒恐其
不深所營幾何當其迷時不自知若瞥焉而悟則
向日種種之憂勞隻迫者皆可笑也夢者之得寶
也或有所苦也殆不勝其喜惧覺而咄之夢也當
其夢時人雖告之夢不信一覺而後知覺舉非實
境人生百年亦何以異於未覺之夢乎彼夫呶呶
分人我脩恩怨欲以快其心意豐其口腹榮其妻
孥彼方孰在夢鄉雖呼之其能醒乎嗟余覺矣又
安能與彼夫同夢也不佞少有大志慨然欲以文
章功業自表見于世文章視其材力不佞材力淺
薄既無當作者方出爲吏輒捐身忘家靡勉竪

尺寸命不其然乃有物敗之夫殷中軍謝大傳其
先皆晉室名士繫望蒼生逮其既起一則勳垂竹
帛一則名沒蓬萊相距萬里夫較長絜短此兩人
之才伯仲耳謝乘驕敝卒立功名殷當勁雄遂取
摧廢世人皮相右謝左殷實命不同僕則知之故
太公興周伯夷采薇子房佐劉四皓茹芝元侯綰
印狂奴垂竿孔明龍驤龐公豹隱法和助梁通明
避世垂雌救火圖南栖真丈夫失時則藏得時則
駕爲龍爲蛇各有其時人見列星起版築鼎宿詹

功曹應侯本亡命平津登牧豕晉公自餓儒狄書
始黥徒咸謂其材能自取之不知是亦有命焉古
今躬絕代之姿負蓋世之略而時無根抵白首窮
巷者豈勘哉夫神界可探靈蹤可躡素書可讀丹
檢可尋故五湖不必霸越赤松不必封侯華陽不
必東都九仙不必一品功名貴富二物時來則爲
之必待二物而後田首無時矣不妄動業爲
彼夫所敗便當灰世念撒手烟霞遇境乘流又
何顧焉孔明臥龍人亭亭物表彼豈不講於尊生

之道者哉乃爲先王慕出竭精盡瘁卒夭天年是
老父之所以哭龔生也使其不遭三顧終卧隆中
含神葆光以了性命度世何難而以彼易此達者
惜之即今日以僕爲不幸者衆庶之見耳先生玄
朗踔絶故宜以賀不以唁僕天性踈澹寡嗜火營
灰能保無一絲不斷乎有不斷則非所以了道而
歸真也是僕之所以日夜疚心也若身外空花泡
沫何暇計哉先生愛我教我至矣故敢披露裒言
請正有道何以規之敬俟後命尊札至急讀一過
客至置之几而起歸急大索之三日不得恍然若
失重寶豈神物靈氣一通以慰調饑不悉
　　舍柴仲初

艸艸爲李氏招游東湖有苦爾初抵月波主人供
具甚盛諸君頗驩詰朝至大慈夜宿山房弟汝寒
病思歸雨冒而出馬上遇淋漓衣裳盡濕登舟
葆卧雨沉沉通日夕不止四鼓僅得抵資壽寺從

同行者借窄袖短衫若傭保僧熟視不肯信以爲
厝無何繼至諸君言之始信而留飯飯罷天明矣
遂別僧而還向僧借一兩屐屐大如舴艋不可著
則跣足持蓋行田間田間人無不掩口而咲長卿
游狀若此良自愉快宜寮子實際乎何必乘軒飛
蓋鳴騶喝道恐嚇松柱震驚猿鶴也讀足下詩爽
氣颯颯生兩腋勝在澄湖萬頃間娩此行艸艸無
篇咏可酬足下耳

十七卷 終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吕胤甚充符選

書

與王敬美太常

別先生六易裘葛矣歲月遒駛山河曠邈追維曩在由拳郵筒數將罷履不絕王謝東山曹劉南皮俯仰之間遂成今昨人間世何事不如此僕緑髮辭榮黄冠加首長作海上間人矣少年落落穆穆

莊心黃農中歲作吏竭忠殫智上報陛下下惠黔
首中急窮交六尺可捐八口不問欲以畚神理而
酬生平少見丈夫之壯緊然後撒手掉頭爲所欲爲
命不其然有聽之爾往以月俸佐黔首資窮交官
舍桓無隔宿粮困頓上稷青浦有俸數十餘金濠
梁道上遇治河卒單衣破盡哭声殫野悉以散給
徒手抵官青浦入覲事竣行資盡絕貸於吳縣長
乃得東還家數日得禮曹報若無北上裝遷延半
歲幻吳公子聞而助之始北禮曹奉薄不足活
其孥細君一簪一珥數質數贖於市肆如轆轤蓋
沒則無所於質視以爲帶圄急時銷之以給薪米長安諸公聞而作銷帶
行以紀其事即歸田間貧宜何如矣所知勸僕賣
文以自給夫文無論好醜人必自睿而後他人貴
之僕自視其文敗鼓之皮死龜之殼然入朝從馬
上席上湯而索一文暮輒脫貂裘而自詣其宅人
見其成之不難得之甚易世皆愛其金錢誰復以
一銖易僕一首文哉即持一文向屠沽兒市杯酹

片鱗亦不可得又所君在東方天盡頭自非使琉
球日本者足跡不至耶無四方之交又以海上布
衣遊客爲戚表安僵臥云大雪不宜干人閔仲叔
不欲以一片猪肝累安邑以故閉戸畏足以定力
自持可使腹中一日無食不可使眉頭一刻不揚
它時爲餓鬼見上帝鍾馗頰色枯槁乎而神明湛如
前歲爲汪伯玉司馬招入白榆社使者敦迫再三
嘉平月甦如新都作十日留逼除返海上又負先
太史宫城之期今春沈公子使人以棨期來告業

訖二月晦出門奈負甚不能畏青山艱故人當鑒
我泉下結念婁東非一日尚未一往良用缺然足
下從閩入燕都又從燕返南國當不乏鴻鯉柰何
無一字及黄冠道民僕萬念空矣有可以累心處
盡矣所不忘情則君家兄弟耳聞長公近得異人
點化了手非難足下尚墮世緣僕雖謝吏事而俯
仰昏嫁未免縷絏儻一朝永逝後悔何及是僕之
所日夜疢心也隨緣挨棳君靈出塵敢不勉旃通
家交張孺愿太學南游以一書抵越汝師可成嫺

不欲復作敬美書明日計不可爾爾遂至覩縷物
外人葛藤猶如此孺原名家子才士也奉見采擇
　　畣周元孚
敝邑明府田得仁兄手書二詩牋一書辭娓娓提
肝挈膽一字一涕掩抑沉痛讀之使人欲絕前年
兄入都門弟適吔流言放逐倉皇出潞河僅以一
札相聞無何報兄又抗疏謫官鴈門及弟家居聞
量移南中那司理則得僊都洞天那竺在萬山中
若甚稱吏穩又距天台四明數百里而近十年間活

別計日暮握手無難爲之一快而來書亦欲招余
西行訪軒轅黃帝煉藥處只尺故人心無翼而飛
矣弟不佞挂冠歸隱以來貧過原憲造次不能辦
遊資而貧居茹芝一花一木手道書聽樹間黃栗
留鳴便怡然忘身世交以貧跡嫻與閒長出門良
不易矣三月梔花落後或可得閒山陰櫂以布衣
皁帽訪足下山城傷哉君家叔南蕃世無論其才
藻天逸即一片肝腸意氣兄籠罩人代播弄三才
造物乃不使之享中年稍展尺寸蕙櫂蘭折能不

悲心嗟乎不佞知叔南死矣乃不謂其尊人亦相繼不禄天之禍周氏深矣豈元孚才太高氣太盛爲真宰所絕姬耶劉金吾推君家叔姪之分惠顧不佞義掩于秋宜不佞去國時悉力周旋雖寒朗孔融殆無以過不佞心深德之頃王季孺太史還朝便得附一書報謝中寓樂令衛玠之感哭叔南三詩向沉在篋笥今録一通以往想仁兄讀之涕被于面足下欲弟補作鴈門歌念既已從代郡轉江南篇中亦宜及之始足盡俯仰今昔宛轉悽切情事方苦乏西夫鴻鯉屬會唐司理慨然肯爲不佞作書郵而詰旦即發猝急作書作艸略不盡本懷向與喻邦相使君枝分不淺亦欲譔結一詩爲贈倉卒未能故寄足下詩束及之幸致此意十年來積抱種種非掌大箋薄蹏所能悉諸惟仁兄亮在

再與柴仲初

短墻脩竹詩卷香鑪足下坐卧胡床亦足自適幸甚想弟輩寶兒矯健如虎日奔馳以樊籠自生迫迮相兒麈緣了無靜攝時顧安得若仲初龍鍾一室盡

屏喧囂。元默柘坐。內視反聽。服氣調神。以之今元陽充足。心體融和。足下目前良是天假機緣。却不自咎。反生煩懣。又不能虛心參問善知識。此大可惜爾。弟年來深知攝煉尊生之道。恨不得擺落世事。壹意了此。足下倘欲聞乎。請不吝作故人慈航。從此可諮道旨。世何憂四大皮膚小疾哉。以與足下生平投分不淺。故輒布其深中。惟足下財度。來冊書近作奉去。以惡札書惡冊。政足相當耳。

與翮汝師司成

不穀某已作黃冠物外人矣。黃金既盡。綠酒亦虛。扉履不來。泥垣墐戶。鄭莊罷驛。公叔絕交。海內舊游。竿牘盡廢。一花一竹。一壚一几。詩篇經卷。以送殘日。交遊止於田父。譚話止於煙霞。生涯止於蒔秫。朝市起伏。升沉變幻之事。絕不到門。即到門。輒有松風吹之而去。不得入。幽人之耳。孫生有言。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閒人。咄咄含沙。佗反爲德。不穀今於人間世隔幾代矣。都無關通。都無記憶。獸有一二烟霞道友。尚不忘情。則汝師其一也。僕最不

才抽身最爲良是天假以雲水之緣乃足下與敬
美猶縛世網作熱官此市上兒所津津金華紫煙
客所掉頭不顧僕年來萬念俱空一絲不罣閒中
無以自娛稍取三教理參訂和合著爲一書號廣
桑子中竅破的未必敢望三教聖賢點頭然直寫
胷中所得提肝挈膽無所障以故秘不敢出此外更無
太洩太盡殆未免理簸之貧捉衿肘見三旬九食以定力
它事所苦憲伋之貧捉衿肘見三旬九食以定力
持之不令小生烟爨火去冬先君始得入土不封
不樹荒壟塊然母年九十神明無恙婦持門戶日
苦一身亦能自覓不作牢搔態監婁之妻乎多秋
之間欲稍乞食向秣陵足下與敬美能爲東道主
人不汝師爲南司成海上六館諸生聞報動色雒
然顧化梶李不言下自成蹊願益開顏端范以鑄
南金既通候汝師便道修八行抵敬美此書成而
嬾病陡作不欲勉強勞神遂已之顧念此書業盡
僕近況雖復寓書梢能道民無恙
兄出此書示敬美道人所言不過如此乞仁

與王五谷

五谷王先生有道不佞生平鮮所嗜好獨好人示其人無同賢愚貴賤雅俗美醜至前都不見有可憎惡處欵然接之以故生平門多絢屨日若將迎人或棄以相規謂屠先生龍門不峻門多雜賓儀頷之而心不深服夫所謂龍門不峻門多雜賓將以疇爲正賓邪疇爲雜賓耶今之人多以冠蓋爲雜賓門前第通一冠蓋便借正賓以毛褐賤士爲雜賓以爲光榮第通一毛褐賤士便相戒以爲雜賓宜遠今之人愛屠長卿者大都指輕通毛褐爲龍門不峻並未聞以其冠蓋爲不合與通而棄以相誚讓也若然徒有分別勢利炎涼太分明爾安所論龍門之峻不峻哉嗟乎毛褐賤士恒苦饑寒或多急難無可告語望門投刺士大夫家往往指以爲雜賓而斥遠之至一冠蓋臨況騶從如雲塞途充巷主人顛裳倒屣舉家踉蹌奔走惟恐有失毛褐登門門者呵止不得入視主人如天帝偶而一見禮多踈節面有傲色出門皆世

所指爲雜賓故也而今余亦指爲雜賓而斥遠之
即此曹將安所一投足乎夫孤島峻潔口無輕言
身無輕行擇人而交擇地而蹈此士君子之法律
無容泛愛去城府絕町畦無物不與而又不與物
比狎爲非夫人長者之度豈不亦偉矣故元禮仲
舉風格峻絕士論高之藺端明上陪王皇上帝下
陪卑田院乞兒至今太和元氣藹然必也銖銖而
而計炎凉較利害富貴光榮者進貧賤酸澁者退
如是而號以爲杜雜賓峻龍門誤矣乃 云遠狎
邪親有道去煩就閒漸歸清淨以此見教僕請虛
懷以聽今之士大夫不逼貧賤而好接貴人不尚
清言而好涉塵務不尋花間柳而好求田問舍外
閒將迎而內多嗜慾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故當勝
之僕頃以貧故戶外履綦漸少舍西旁闢一隙地
大如掌四周繚以泥垣雜樹野花草木漸以蒙茸
古屋三楹稍加脩葺日坐臥其中手一編市朝升
沉起伏變幻事一切不入於耳以此畢吾餘
生足矣先生吳郡人倫準的秇壇梟將不佞生乎

石友如先生者不三數人。毛羽摧頹以來。眼前白衣大半化爲蒼狗。歲寒青松。吳中獨元美與先生在爾。先生日望僕過金昌。下榻抵掌。望而不至。則有說母年九十。不可遠離。又以年來貧益甚。不能辦遊資。又以家務既能疎嫺。且長視出門。真如登天。想君家新園嘉勝。當不減王右丞輞川莊。春風午和。花事行盛。何緣與高人同試輕衫遊屐也。吳中多名花。幸冤一二相寄。齋扁楹聯。乞書數幅。八分真行陽。與僕有深恩。聞其至自京師。以八行訊之。便布心曲。不盡願語。

與秦君陽

腸月使者還自梁溪。得仁兄手書。知行李適以是月歸里中。何其神氣相感如此也。數千里倦遊人。入門與眷屬燈前情話。雖行落魄。亦聊可自遣。不佞弟荷仁兄當肉至情。只尺丰神。可勝飛動。本擬於元夕後便出門。委踐約。知已叙致契闊。乃弟頃若貧益甚。不能辦遊資。又恐不佞扶服西行。抵梁溪而足下已從北去。邈不相及。坐是邊迷畏沮。徒日夕

神馳敬遣小力修荒牘奉訊仁兄儻行李方春未果北帘急見報弟不難典衣裝爲出門計三年闊別千里相思猶然裴徊延望不奮飛而前顧念仁兄疇昔之義爲何慙媿足死仁兄急欲見弟可以一言相促劭我遊興除公外夕始得劇土塋先君子不封不樹荒蘢蕭然人子之恨何言老奴今年八十有九康強如昔恨不肖一官拓落家慈睨景淒涼古人以善養親不肖猶媿斯語小堂西隙地可栽不數本聞江陰無錫多牡丹芍藥乞足下覓一二種付奴子來供幽人唫嘯太夫人獻歲想益安好家荆婦念太夫人及嫂夫人恩義不能去口爲道之鄉彥吉先生曾出山不久不通問良以爲懷薄千里山水一幅益王妃篆書四幅錦昌黎集一部羅念菴集一部湖罷元年閏一枚奉將鄙情伏希麾頓

與劉金吾

不佞賴明公寵靈奉老母挈妻孥還家無恙城闉水曲有半畝宮旁隙地可以小栽花竹茅茨置圖

書佛道藏數卷一鐫一
典作老君生涯風日
共啖脫粟清言娓娓佛
情遣累足以沒世所苦
晏如居恒謂友人云閻
有黔婁賢婦相共糟糠
以來海內交遊千遭盡
一字入都門天上故人
昔周旋義高千古當不

過不佞邸中對長安諸公銜冠扼腕義形於色不
佞云其越國男子歸不失作海上布衣明公休矣
無累故人明公杭既以手模其腰間玉帶曰某一
介鄙人至此亦已過分誠得退卧漢上出幸甚亦
復何賜及不佞挂冠出神武門蹇驢且策而西兒
子疽瘍適作公曰君第行抵潞河留八口京邸薪
水醫藥余維力是視不佞遂行明公果惠顧不佞
妻妤甚至而不佞之阻凍潞上則又時時使人起
居逐客饋餉不絕所以慰藉之良厚文爲治千里

裝不復八口所以得不路餒者明公賜也種種高義豈在古人下乎僕所以萬念俱灰獨此義不泯申童遠寄肝腸在茲京邑諸舊遊好遇不復不薄人致一牋殊非野人之體當從世外相覓公家快壻叔南才氣儁邁奈何天奪之太蚤洗馬之才亦止享洗馬之年僕受其特知聞訃摧痛如何可言哭叔南三詩乞令人特歸焚之杖南墓上漠漠英魂當監故人此情近得周元孚書知叔南尊人亦相繼不祿天之降罰周氏慘矣彭生甫得一弟一

嗚而斥吾道衰颯如秋葉獨幸明公身健位尊碩果不食忠勤沖抑爲國爪牙雖然貂蟬騶玉出入禁闥此人臣之極也江漢之上可以垂綸世寧有不散之盛筵乎顧明公采細人之言覽止足之分主臣主臣王季猶太史還朝附此爲訊有風有便悉

與汪長文

四明雪竇家山也不穀抱尚禽五岳興而此山在

程几間、未一寓杖屨、何以謝山霧、會海内探奇之士、此番訪長文、定須裹四明半月糧、了十年宿願計、在元宵後入南雷、訪花事初殁。條風田暖、政宜遊展、足下幸却它事同入山、尋謝灘塵高踪。頃君房書至、亦勸僕物色四明、遊興勃勃矣、湖羅一端奉佳人製春衫服、以訪錦樊二仙人石室、輒遣奴子入山采緑簣、當須得大如斗、緑如青玉者、乃愜道民幽懷、僕自東皇老於記室、卉木入手、便有生氣。無煩慮竹巨者不活也、西園粗闢、栽竹須得數十株、以可望它日森鬱成林、業遣數力逞、仍乞多投、並丁佐我、俟其成林、足下來共坐竹下、作名理娓娓想見佳致、

答葉虞叔

僕頃以至心向道、頗能悟入三昧、種種塵情、遣矣屬念三教理一、其徒各立門戸、是非聚訟、無体聖師、不肖思作三教統宗書、妄意津梁、以此一事、尚苦葛藤、俟此書成、便撒手作無事漢、人間世生滅無常、種種妄固、當不復黏手、脩關禁足、遂不知足

千抱病若此既幸平善宜須益調攝神元大都人身百病多起于七情內縛然後六氣外攻若能剗却一切妄想塵勞病何從起足于天姿踈暢大是入道之器人道不患踈暢所患委靡把生平雄心俠氣一刀兩段返於禪寂而生死事上雄猛精進何慮無成古德所最怕蒸不熟煮不爛激不發鬪甚無氣人此廣額屠兒所以獸先入道先於孽巖一會入足下儻實有志大事因緣早辦肯心從前作過霧散煙銷矣見來書懇切遂披露至此千萬

再與王百谷

不穀挂神武冠田杜門却掃日以脩禪悅爲事暇則閒覽異書喜有所到率爾撰著文字數篇名爲廣桑子不復與聞人世事亦不欲希蹤禽尚放情五岳大丈夫胷中自有湏彌四大洲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安事挈一輛若干僕僕東西趁一有住着山水亦障文念今世管鮑交弃如土矣生平提肝膽指天日轉眄行路猶狗白衣改故火牟結交心化爲冷煙蕩爲飛絮往時坐幽窓一爐一榻

三日無文朋則低回而思聞戶外履聲則矍然而起乃今緒月獸處一室蕭條取雲霞爲伴侶引青松爲心知時或稚子老翁開中來過濁酒一壺跼蹐一盃相共開咲口所談浮生閒話絕不及市朝客去關門了無報謝如是卑吝餘生足矣秋間以外父家事刺促偶然出門低虎林適汪伯王司馬至自焦山約會於湖上二時耳食之徒紛然雜遝至人自奔走司馬公何關僕事而足下云賓客從僕如雲也方今王元美汪伯下朝而不寂日中之

盖僊東髮從海上諸君子講秘壇千秋業維是先生實執東南牛耳盟大甌龍子國由西陵東至宛委以極句章郡鄮柱而外大瀛海環之蓬萊三神山只尺乎其上多斑麟蒼麖紅梨碧棗金堂玉室高真上仙所都而內地自大雷山南迤四明石窓瓏瓏叶飲煙霞劉綱樊夫人丹竈於是焉在而汪氏世家大雷下自御史中丞雷峰先生一代鉅人實產此山靈氣參軍識環先生繼之洞天須洞益以昌明三世而爲長文先生蕭遠矣於學無所不

窺於理無所不詣仙骨天成遐心獨往所居青溪
碧石窓檻在雲霧裏曉於清都暮月棲地栴香坐
而手與書亭亭物表斯人今僕向史冊上見之當
何如豔想而乃徵天厚幸生同時居同里學向調
僕既好君君亦好僕兩相騅無間也逆僕爲諸生
君數從朝夕自僕行作史君稍闊焉乃今僕去蘭
省稚昔冠道民而君遇之彌厚將始於椒蘭也者
而成於嵩巒也者余兩人既莫逆於心而社中兄
弟張君孺愿楊君漢卿又實從史之於是不敢仲

子王衡遂得昏於君之愛女蓋昔者蓮社蘭亭香
山柴桑羽陸靜脩謝太傅王右軍白樂天元微之
諸君子以文章爲骨肉未聞其結託昏姻也此有
上古朱陳村龐厚之風焉它日相期昏嫁畢而駈
武陵鷄犬同脩芟檢雲笈業則請指桃花而盟之
不腆之將用存醇朴維先生財誉幸甚

與卓澂父光祿

遣舟過唐棲使人物色足下屬有婁上之行是夕
落颿河渚與交人散步大隄虹梁百丈煙火萬家

管弦沸樓魚蝦腥市高吟唐人停燈待佑客沽酒與漁人詩大自悽清良以不見數父聞君家園亭甚勝裴徊路岐未敢徑造竹下唫嘯須以獻歲花時從西湖奉約來一話琴尊風月爾湖上諸君子雅集遂足千古不減曹氏南皮興西泠更爲南屏良是敬如來命改寓小作數字承委作小傳及唐詩類次序深媿淺陋恐不足爲風雅生色類死序先脫稿傳文尚未就以俟王正之月奉周君附往馮王二太史詩當即促之重此社也者以人不以官要如兩太史其人故自佳時寒家適有昏喪事又爲遠客將迎冗甚崖略具報容嗣布種種承惠酒資良感方脫細君金步搖餉賓客佳貺適至爲之色喜足下頃見元美先生此老近履何如掩關人猶念貧吏假十金寄我書辭字字肝腸僅生平鮑叔終當厲之此老爾

與徐檢吾使君

逆不敢其以職事辱在明公鞭箠之下明公破拘攣之見弘寥廓之觀益當是時備明公奔走吏

三而明公所以遇不穀某者獸異等衙叁清酤香飯把臂論心至出明公愛子見客此之異數它令長皆不得與焉及某居都門橫被仇口以去海內交知信多爲不穀持公論而明公獸爲伉慨起怒而髮上指冠向人明目張膽以百口保曾參不殺人心相知若此哉豈有千古乎不穀某自挂神武冠來蕭然四壁囊無酒貲賓客盡散妻孥不免饑寒而僕日焚沉水一爐盥手道書目花竹耳禽鳥累空晏如也某爲墨綬宰六年貧甚而後知當時明公之所以知我者故自不謬溪刻如陳仲子雖苦行狷少風致宋藺端明清遠知僕私心敬之慕之願學未能然風流遐暢蕭遂可以景心處頗盡明公信及此言不明公爲雲間李亦且六易裘葛吳中稱廉勤長者必首明公先後部使者薦章無慮數十上乃不聞徵書曰暮下雲間而宅人顧反先被褒美去都滿秦此何以故今世風尚率右佻滑而左朴忠明公即廉勤秦長者何長者非當代所尚雖然佻巧者驟而得志

一趺不揉大禍盈車朴忠者用拙循分即無奇福
亦無奇刑上帝持筭閻而不爽推斯以譚明公吉
祥善事後且無涯願明公安之玉駕先來訪不穀
具道明公念僕甚敢輒布謝今公子鳳氣日上足
散人懷餘不敢悉

與王伯穀

海內習先生未如金汝九品賢蓮筆端吞吐並生
五色此猶謂皮相王先生也者乃今信王先生蓋
古有道長者先生生平行義卓然無暇悉數即如

不穀挂冠以來家徒四壁人情反覆轉盼滄桑昨
昔石交化爲行路外不易口內不廻腸今日嗷曰
青松獨足下在耳今而後知先生非今之人也足
下數以書來字字肝腸言言涕淚僕闕焉久不將
一字爲報既稱黃冠宜民學疎學懶乃是道民本
色知先生當能寬之來書多談僕少年時豪舉態
元夕張灯灯花照天鐘鼓沸地酒如泉客如雲此
以告者過也然僕清士實不欲學楚國灌園人溪
刻自廢白香山歌舞不離眼中脫手萬緣立去證

道李青蓮日權金屏如花人千金散盡無家可歸
二女嫁與田夫藉蓴鱸明風流一世所至樓船簫鼓爛
醉西湖食肉則瘦食蔗則肥垂老鼇子母錢而得
草屋數間因愍傷貧想嫗夜哭立還其券而蓴明去
死客舍中僕每念數公潛然隕涕敬之慕之千秋
而下願爲執鞭近代士大夫口吐清言身染穢行
遠舍萬頃囊中阿堵丘山矣而布衣草食食一鷄
子分作三朝暑天至臭惡尚不忍弃去一朝屬纊
金錢遠牀而腹抱持而瞑留與子孫無當一欛僕
死貧到骨又不欲攢眉向屠沽兒以故忻然曰開
口而咲世人見其如此不以爲家有王陽再砂則
以爲癡老不解事僕都不問也家有一錢與親朋
開壺爲清歡興到或口謳下里曲少年在旁撾鼓
吹笙暘甚詰朝洗盞厨無晨炊矣踪跡若此而此
中靈明自以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海内交知
愛我惜我知我俱未盡亦不欲世人令得物色之
而足下聰明絕世想定覩破我策曰敢遂私布之
明春花時定訪足下聞新莊甚勝顧何如君家輞

川手異書目花竹互會禽此時想王先生天上

與陳立甫司理

川陰道上只尺真人紫氣以維摩示疾不得恭承西泠六橋之間又跬步相失後會尚爾耿然人生相知晤語之難如此詢之蔡府公知明公已至自吳興便可了蘭亭舊約歲行暮矣不能冒雪上子猷舡請以獻歲花開時來續晉諸賢脩禊事龍伯真先生品甚高卓然風塵外物稍從之遊穆如清風使人世情都盡聞君善於臞月翛庭過東海爲之喜而不寐業治蓮花酒一石遲之矣此時稟得使君同醉便是千秋鄴架耆足下西行未携以俱可謂覆龍沉於獄底昔蔡伯喈一寶王充論衡冊寶趙曄詩細而書至今懸諸日月足下乃不能爲僕之巾即耶耿僕所著發明天人理有過於論衡詩細者足下當自得之政在續成此書忽忽欲得海二冊自相參訂幸即見歸遥瞻宛委雲氣結念故人臨書惘悵

與蔡海塩應期

薄遊塩官厝年丈厚貺皆出於古人所難佩以卒歲何能遽忘別後承錢魯南惺吾兄弟堅留到宅復住五日緣鄉心陡發苦辭東還不及脩一書爲謝耿耿此中向以悉宛陵吊沈君典太史出門公子往白下其家無北道王人裴佃不肯到家以來日爲塵緣縛至今不得遣二訊問闇臘月且葵先太史未得的信尚爾蹉跎眞負故人泉下矣有書抵士菴幸爲道弟此情乎兄清白吏勤心若行不減陸績吳隱之乃以

悃愊無鑒二年餘不遷泉世之貪婪狡獪者已荷頡身仍大官廡吏之不如巧窪從古而然雖然有志之士寧爲此不爲彼幽蘭不以無人而不芳顧我兄善保此心無退悔大丈夫業登賢科有禄位患身名不立德業不脩豈憂官爵卑下八口饑寒哉古都將相擁大權而闕茸恣睢或遐遯穢于古或泯沒無聞一令一尉操行高卓與日月齊光流照史冊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蚤夜孳孳也仁兄賢達當不以此言爲迂錢敬舍年伯以其母氏誌銘

兒屬遣使送行狀來於其使者還敬附一書奉候
奉謝向迂尊嫂仙舟想此時已到官舍退食淪茗
林香與細君清話出而爲並海三老子弟分憂爲
今亦大不惡弟東歸掩關讀道書亦自翛然有致
因風相念幸惠好音
再答陳立甫
往不穀之過川陰涸與謁祀明公實在病鄉數數
使人留客不穀則以忽忽亟赴交人湖上之期徑去渡
而陵明公本無他心何爲縈向不穀謝過至今不
去懷中明公豈以不穀有蓬之心也邪願渙
然氷釋廓然霧散勿以不穀爲公孫丞相惡賓頊
端居念溟涬子甚業脩赤蹻將遣一介交索之掌
故屬有家冗遂迷未發使者持手書以二葦至爲
之色喜王烈婦秋霜之節三百年後乃得賢使君
爲之表章使君向言烈婦示丞愛狀奇甚足明英魂
不死今叙中諦不言豈以爲恐涉恠乎尊公身嬰
三事志在五岳名章鴻藻日月齊光今之白太傅
蕉端明也讀二遊編如墮閩蜀諸山雲霧裏然張

太史云明公艤蘭亭探禹穴陟秦望盛有歌咏即
胡不與二遊並傳而令泯泯若此明公脫有意乎
僕請載筆以從寄惠名酒即與客共之醉使君明
德往有一書訊龍君善不知已寄去不經年無一
字及故人距人情太遠幸足下留神薄遊塩官海
上登秦駐山一歌好事者爲之勒石聊致一通請
政莊靜甫遊頗困地主婗足死天不令長卿有結
客資東來客須臨江而返爾前書一槭并往
與王恒叔年丈

不佞弟始與仁兄約虎林逾十日當返不謂江上
遇汪伯王司馬信相期會於西湖抵虎林數日而
伯王至自京口遂共留連旬日屬董伯念客部遣
使招遊吳興山水業堅辭之信使三往返最後遣
其所善交人雲間彭欽之親至虎林相迓欽之不
得已強爲一行亦計仁兄於今秋未必便來何
不佞弟始與仁兄約虎林逾十日當返不謂江上
遇汪伯王司馬信相期會於西湖抵虎林數日而
伯王至自京口遂共留連旬日屬董伯念客部遣
使招遊吳興山水業堅辭之信使三往返最後遣
其所善交人雲間彭欽之親至虎林相迓欽之不
得已強爲一行亦計仁兄於今秋未必便來何
圖遂失迓車從也不佞弟止家僮三人弟携以出
舍中止留三尺徐僮老奴守門仁兄昌甫抵敝廬

坐移日大兒年七歲次兒六歲未嘗見客不問揖
拜應對之禮門內亦無期功親屬子弟無能進茗
汁供脫栗使仁兄妻然出門去數百里遠來之意
云何弟婦言其狀弟婦為之色黯不寧者累日檢篋
笥得仁兄手書二通詩艸詩箋各一語語帶雪霜
鼇峰雲氣恍如奉顏色更益妻其弟甫家適甘應
溥潘云華二丈行部郡中相見譚仁兄不去口甘
李而使君招弟泛東錢湖次日送去華海上頗盡
綢繆之驩此時憶仁兄轉切杖履此時想已到家
潘使君去附至一牘并詩寄相思承命譔溪山小隱
長歌物外閒人猶尚為風塵中冠蓋客耽延初歸
無斯須暇小閒當屬草專延一力敬謝故人老母
今季八十有八初作客歸未可便出了台宕之約
當在明春矣此行益為往宣城吊君典及抵虎林
便聞沈公子方就業南雍使人物色之果然去無
北道主遂不果逆又留此一債未了柰何柰何此
番會開之故情宛至定非悠悠行路心仁兄當為
喜慰甘君開奚品格甚高潘君清真道心堅篤皆

耐來人也足下讀禮時得此二良爻大不落莫以
此代面臨風坐馳

寄陸大司空

往歲其在長安橫遭仇口承先生扶義挺身力持
公道保曾參不殺人明子公之無罪知已之感勒
在五衷洎得相從潞河抵掌清言論不死之神丹
宛無生之了義如叩石室恍對覺皇愉快矣衆長
者見約聊卅東下可數共朝夕商略出世大事因
緣其私心不勝幸願顧顧二月初旬以張肯甫司馬

先生之累招一往言別作檀州三日留比返水濱
則仙舟已發不復可追悵惘何已某自去年九月
奉母抵家杜門習靜香鑪經卷坐送流光了與人
世隔絕如避秦久不脩只尺之書遣一介行李起
居先生每念舊恩中心若結先生佩仁義於東教
奉大道於西方約已豐入清心寡欲好生之仁不
遺艸木普度之願遍及肖翹達滯導幽植什噓槁
衆恩指爲慧炬多生待以津梁益根之天性出之
道力大都無所爲而爲者佛門實脩實證品超無

漏道家三千八百名書上淸先生殆無之論至於此則某之愛恩不過四生中至微眇一物固不必向先生津津道感激矣其自謝事以來遣累刳心力脩淨業根器雖淺情緣本澹似可成進第生平好惣三教究異同竊恐藥病兩妨葛藤不斷何如先生精瑩直截一悟超然也其又苦黔婁之貧母季幾九十妻少子幼家徒四壁晨夕關心然屢空晏如不生煙火母奉佛教不御醲鮮婦性賢明能甘淸苦即了道不可知大要非火坑中人也頃裹

粮出門將脩謁先生且委宣城吊故沈君典太史從虎林至塩官錢淸甫孝廉家問先生知杖屨方入山無從物色而君典一子亦就業南雍其家無北道主人在乃留一書寒暄長者其天寒念毋徑渡江歸矣只尺真人可勝延佇東山之望日隆先生恐不得高枕而卧如之何獻歲以梅花開時當面訪先生園居不悉願語

與董宗伯

不穀某天弢之人才不足以遇時智不足以諧俗

爲人仁而熱腸跡而忘機居恒不爲世俗宵人所
喜而爲賢豪長者所憐當代大人先生如宣城沈
君典婁東王元美元馭新都汪伯玉諸君子咸以
氣類見收引爲國士海内同聲弟抱一秩負一節
自列士君子之林者不佞無不在把臂中獨念與
先生踪跡闊焉每謂此天壤間欠事去歲從青浦
量轉得與伯念令係同事春曹促鄰論心飛觥授
簡稱異姓昆季至驩矣宜可藉以自通一脩執鞭
之役顧循逡迹引畏長者世道孔鸞人文泰岱巖
重何如倉卒無因尚隔河漘今者以佐口佳寇人
情敝帚經季閉戶匿景銷声偶爲赴汪司馬而湖
御李機緣在茲然猶眼線微材不爲宗工所錄
乃承一見深知弘獎大逾分涯雖張司空之賞陸
平原司馬子微之識李生奉殆無以過夫壯士急
知己爾焉骨可灰土心不死剜頭瀝血亦復何言
嗟乎世人所知不佞雕龍小技顧其竊所自許有
不止此者生平遨脫雄快有籠罩一世氣約已豐

人捐身採物社而爲小吏善得人情通物理公忠
廉潔以萬物一体爲已任操三尺以縄豪横散千
金以急貧窮蓋義声在吳越間少年俠士往往能
頌之欲庶幾以小吏起家立功名懷仁負義垂耿
耿天壌然後拂衣五湖長嘯烟水作越國男子以
故絶不念及妻孥八口蓋亦一片有心人非復揣
管文士面孔而造物見妒悠家乘之巨象制於鼈
鼠白龍困於豫且聖使壯圖不成雄心空在身名
摧敗妻子饑寒亦可悲矣所幸其中戚頗開大達

幽金世俗所不能望妒白所不能聞埽荒臭味迄
今三載詎維三載行宜託以千秋方之古人蔡中
郎張司空玄賞通識此義寥寥乎此與趕死人肉
白骨恩相倍萬矣隆於茲益有大慰慰終不自慎
一旦墮落以爲知已盖從此未死之日皆隆可慰
之年也慈湖信宿對几連牀仰見先生清彌真愛
彌篤依依戀戀何能捨去所不敢久留者一恐妨
簿書公事一恐來觀望妒姬讒風波之民舉動甚難
道院分袂馬頭霜葉鷁首秋雲何物不關別恨乎

先生遊丹澁官虛舟浙世道業既盛宦績復崇人恒言俗吏不聞道文人無實用嗟此兩言令目賴先生一洗煉已漸熟及物漸宏三千功八百行了當非遥領益時加保護真炁內視霩光古人云攝心一處即是諸佛道場散亂片時便落众生境界又云千日養不足一朝捐有餘幸深味此扁切語不肖實時提醒此等話頭願與同心人共之顏先生直諒長者講孔孟之學號醇儒而頃復留心清虛玄寂出世妙理此其卓識遠出宋儒諸公上一見不肖輸大加獎賞亦幾於相視而咲其逆於心矣恂雅書生脩真仙子綽約靜女何以得此三言於乃公榮哉如被以九錫也者一書爲報稍吐喪言亦急知已也敬先奉先生一寓目乃爲緘致之馮方伯公爲不肖遠送郭門感其意矣并乞爲道謝同年亡交姚元禎母出見不肖單絞布裹破碎纖縷爲進士母寒苦至此傷哉使人酸鼻人信不可以無年望仁侯稍瘳以粟帛高義青德枯骨知恩矣隆又見永明寺羅漢殿圮壞五百應真盡化

土坯欲以一疏作功德難哉伏惟宰官留心三寶
幸甚

與顏應雷侍御

隆東髮向慕明公頃始得祭堂一奉教言立譚相許
輒如舊知隆是以感而思奮益圖濯磨以期不負
大君子知遇隆生貧家十歲始就童子師二十尚
未知人道自幼聖必正襟行必肅步潔已脩容兀
如處子長而讀古人書制義之外旁及詩賦從騷
墨之徒遊遂好工綺麗清曠語又見右輕財重義
慨然諾節信豪傑心頗暮悅之後又信奉仙釋持戒
守律妄意泥洹沖舉讀二氏書志在清虛恬惔解
縛蕩累不欲拘拘翦翦爲天之戮民而天性亦頗
近之兩爲吳令出視簿領入稟玄律愛民潔身奉
公執法取予極嚴嚬咲不苟未嘗私民間一錢一
帛而所得常俸復悉以分之九族六親及四方泛
交貧士居恒省愆思過二六時中長恐獲戾天地
神明取譏月旦清議惟是好文愛客迹近風流周
貧散金事同任俠世人不見隆面孔徒讀隆文字

習隆声名必以爲文人萃士浮豔綺靡跌宕踈莽不知隆實非其人也往隆在京師以虛名爲累士歸如雲世之好俠者以依至好詩文者以詩文至好仙釋者以仙釋至世並以耳食眞欲鑿坏閉戸而不衝溝灾耳能隆以虛已無心浮雲過眼應之猋而曰不譽不聽絲竹即賓朋滿座所譚性命煙霞者什九古今辭賦者什一遠聽不譽見其蹤跡如此以爲香山端明風流之宗不知隆實清眞若行檢押士也佐口點書人終不信稱冤訟枉傾都盈路彼夫遂

咿誣罔隆罷官橐無一錢居家且無百畝即今所存僅六尺之軀而已而今者猶然安貧守道壹意操脩絕不以貪窶困頓動念嗟乎此豈爲惡者耶隆既隱矣復何用向人呶呶自鳴海內交遊寒暄盡絕破甑不顧覆鹿已忘所爲不敢不一白之門下者以門下當世大賢人倫準的既已知我安可嘿嘿不稍自陳喪曲乎古人云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已可以不恨此隆之所以一見光霽退而沈吟中夜不能已也龍

伯貞先生淸眞勁朗有道君子也持身甚峻取人甚嚴與不肖還往二秊頃咲起居動息遊處無所不咎而後信不肖竟無他乃以薦之門下門下一見遂見知賞咲乎隆之心行信于神明而不能盡亮於世人今得當世兩君子見咎隆從此可託於天壤矣沒齒可不恨矣栽書叙心不覺縷縷隆不益自淬厲以報相知他日何以復見先生顏色乎所望痛加鞭策以微戒庸愚隆不勝馳仰

答萬伯脩

長安遊從飛絨授簡歡悰乃睇風波倏興青鮀在濉中逐虜疆場五戰皆捷邀其歸路截其剽掠斬首虜奪牛馬積如山陵餘醜奔迫風木皆兵追亡逐北數百里斯以奇矣扈將寡謀而軍失律困獸猶鬬設伏捽我殺師之敗罪在孟明不咥由余街亭之衂過繇馬謖何關武侯吏議太苛吹毛主將止問敗衂不錄首功罷謀臣以謀臣以謝虜人足下遂解甲西歸徒步南岡飛將一行長城已撤胡

雛酌酒相賀是何當事者之失策也足下英雄人
文繽孔鸞武擅龍豹刻燭倚馬吹簫擊劍意氣磊
磈仰薄秋旻有如世不用家士雲中一畝之宮塞
外十乘之騎騶裘前鞚飛兎後盧變童衣服妖女
靚妝臂鷹牽犬射獵飛狐彈絲高堂命爵曲房東
軍書而理細帙拋綠沉而揮彩毫胡不適矣天下
無事放英雄於閒曠一旦羽書交馳烽火四起恐
安石不能終臥東山絲竹也六年闊別萬里書來
方倉皇去鎮時手裁尺素遠存故人分倣槭詩意
氣整暇如此斯爲大英雄手段以此臨邊何事不
了四詩奉寄如奉面譚近作一冊并往覽定僕於
此道都不進則以年來苦心研討玄元揉煉真訣
丹基頗立黃輿可成控鶴志堅雕龍念淺足下才
氣無窮包舉囊括似猷猷少此一念詡云英雄田首
即神仙願足下深省范少伯張子房真足師也道
不足度世雄豪大期一臨氣韵便盡能
與四海爭千秋之名不能與造物角旦夕之命悲
夫悲夫東西邈隔傾握難圖翹首雲中心目俱斷

畣余君房督學

君房無恙關中大饑輸車行部入情孔艱良以爲憂聞今歲有年差慰遠念吳越連遭旱暵疫癘繼之喪車四出野哭千家入秋便苦雨潦至今晦翳不開晚稼漸萎天道如此莫知稅駕足下書來有云不剌身於仇人之腹而滅血於故人斯言何爲良可駴愕得非指就李君邪市虎之語起於往歲尋即銷滅足下耳此語以西至今猶未舍然何知知已之不亮也不佞與就李宣城兩君講金石之義甚厚此天下所聞也宣城物故不佞以迂誕星當路仇人築之落籍南罷私念身與就李厚善誰不聞既以詬罪蒙既且無以不祥之身爲故人累今彼夫得挾吾兩人爲奇貨乃深自引匿避故人實不佞之嫌遠就李非此君疏薄不佞也天啟吾兩人吳越聞忽興飛語謂就李君徒以顯晦炎涼故而疏薄長卿是時些就李不長者諭諭不知僕自疏夫夫欲以智全夫夫無爲敵資即不佞百口不能白此情人人無何而就李星朝議人遂疑

僕爲之干石益當時實有爲之干石者借僕爲名
塡之而罪人已得僕事始白吳趋聞曩僕遇異人
武林跋奏上清諸真授玄元道術時則就李堅求
同事與之啜血關壯繆諸天人前不佞乃咲曰陰
謀干石而陽共學道即道盜耳關真君之靈可干
耶就李君亦咲罷起仇人之中僕未嘗幾微動念
顧及結業故人邪夫僕學道人怨親平等真道家
事寧可整人則蟲也蟲學道乎人言熄久足下猶
云云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僕猶不能釋足下堯品

可知矣雖刎頭瀝血何益萬伯脩雄豪人湟中逐
虜斬獲頗衆敗非其罪乃坐罷歸亦得矣一槭
寄食輒附去使知秦晉尚遠幸爲多方轉致雲中
勿有浮沉秋色漸深關隴風高諸自攝生關中士
近復有李夢陽其人者否

與曾觀察

崑隆侍明公於雲間辱明公一見弘獎不獨采其
雕龍末技且以古豪傑相期厥幾衛公鄴侯沉幾
雄略表堅劭伐發輒見邑符隆雖不肖不足副明公

注望萬一感激眷遇益用砥奮期稱以樹尺寸而
報相知維是吳會風俗囂浮物情傾仄隆直心秉
公方操三尺得罪巨室取忤豪石蜂目豺声豺豺
雄虺所願甘心之日久矣幸脫羅罔偭翔閒曹竟
以佚人側目張機設穽蘊毒既久一發中人毛羽
摧殘声名淪敗竄逐歸來四壁蕭然八口恒餒黃
金既盡淥酒亦空門無賓喧之實路有揶揄之鬼
壯心頓耗盛年漸衰辱人賤行輒負知已滔之柰
何隆于此亦有以自解人之樹立與人之知人省

尊公伯貞郡丞入剏還乃託致八行領此積抱隆
隱矣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門徐洪客于主無
婦歸栖仙岳隆雖不肖願追蹤此而生上則飛肉
霄漢次則蛻骨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不能學虞
卿史遷窮愁著書齒髮禿落吻延鼻唾龍鍾蹣跚
老鐵故紙作蠹書蟲也顧天下承平久運窮數極
會當有變明公一代偉人才氣勁朗擔當世道非
公而誰勉之吞之終濟大業隆在草野敬候嘉譽
不宣外詩扇貳握詩戴四幅奉塵覽教

再與曾觀察

側想明公日夕不能去曾懷久不聞轉官何處比聞持憲長沙又苦之湘鯉之便七月中龍郡丞公子襄至自都門於其還武陵託寄一書轉致長沙械題業付龍公子未發而敝同年周君應巽授長沙廣文取道武林遣人迎其眷屬以行隆念託公子轉致恐有浮沉顧何如託周廣文可以徑達掌記遂從龍君取付周使行李中隆之訖明公意亦浪渠矣甲申歲隆以遭讒去國跧伏草莽家無負

室有懸磬八口恒餒四壁蕭然交遊露布賓客
星散海內竿牘杳焉不通遣使貽書千里存慰明
公一人而已隆又以他出不及手裁一字爲報能
不懸勞隆在雲間愛民潔已四年一日且也折節
寒畯推恩白屋吳越所聞也不聞畏壘之祝茂棠
之頌而含沙中毒大戚竟發彼中雖隆之不德實
取之彼中薄俗可知已顧不肖之人頗聞道要榮
瘁浮雲冤親泡沫窮而益堅困而無憾作更辛苦
神氣損衰及至林府形骨轉壯白髮再黑而有少

容彼夫其如我何明公知我敢以相告敝同年周
博士文義金声人品玉瓚四明稱大雅温恭君子
也困於一第勉就青氈望明推分破格昫沫之周
君文行醇美明公一見無逆神鑒矣敝同年復爲
寒宗快壻其外父諸生屠大立隆之猶子也送其
女入楚倘來謁明公幸作青眼

與王百谷

客傳蟠桃福半歲始得捧讀如胥漱金蓉奏之家
慈泠然愉暢海内故人誦金石之盟託昆弟之義
敷拜吾母堂下稱觴而自列于諸子行者疇昔如
雲今日念原憲之貧及介推之母者獸王元美陸
與繩及足下二三君子而已若使古來多長者則
惜遺簪存故履何以聲施後世無窮哉又嘗見足
下念先文榮之後甚至頃與張太守譚足下相共
太息以爲此循灌夫欒布之遺風耶生之不辰四
方災異眚見從此恐多事我輩即携八口寓深山
不能如秦役夫毛女餐松食柏終立稿崖壑爾先
生有道如梁陸法和唐鬼谷子鴻飛倘不宜恐尚

未免矯戈如道民始以疎斥亦以疎全可得遂作
自了漢所屬八口猶未有卒歲計如之何足于唉
儻好神仙若秦皇漢武彼富貴多慾我貧賤寡營
故當勝之真冤內周元神漸朗後來事大有不可
料者足下愛我勿皮相我王季夏吾鄉之秀將母
而北一病遂作潞水遊兎蘭權王折無產無兒死
與顏子同壽人生真幻頭露世間何念不灰先生
老矣大期促人何以了生死既稱半偈菴主請蚤
參無生法忍君自餐五穀后當以金丹爲稊稗

與翬汝師

張公子往至白門以八行爲訊山民猶以故吾脩
寒暄故人不知世情滄桑矣敬美入吾鄉老饕讒
遂投杼山民敬美與山民生平何如而忍以一讒
凶終隙末若然人必不可被繞繞夫有權甚矣山
民心行尚可質之上帝而歟不得信於故人豈非
命耶今敬美已作古人而讒者亦病疽病疫雖猶
存餘息轉瞬蜍李志奄奄下泉爾而山民猶尚無恙
山民復何言山民蒲團得力神炁交媾面轉必容

此自陰陽造化之所能陶冶而論詘之徒其如我何時事大有可虞天下之望方集於公何以策之整頓乾坤濟時了揮手入道留侯卿侯雁行而趨山民請得招隱天台桐柏之巔就業成均者張生子 序東汝司馬長孫之子也山民三世通家不得不爲一紹介公即不爲山民然司馬東南鉅儒也

栖真館集卷之十九

四明屠隆緯真著

會稽吕胤基玄符選

書

奉楊太宰書

隆之居長安也。寖身頗存。待物太疎。屋漏知防。廣庭不掃。砥節持廉。居官良苦。廣交泛愛。好客似奢。窮交賤士。樂與玄同。當路要津。顧存崖異。玄同近涔崖異。近元名爲拙宦。亦曰畸人。三事大老九列

鉅公家望龍門人樂蠭附隆獨介焉自守曾不問
有識無識有因無因飲跡滅刺未嘗一求容接聆
謦欬與如明公朝野歸羽儀人物權衡祥麾威鳳舉
世快覩凡在銓轄要地者莫不嚴重孤高峻其風
采內若點寐外益威稜明公清德孚鬼神內行信
妻子而接物坦夷温然長者脫甲胄之形絕溪刻
之行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世無所疑其迹以故衆
口交贊物情樂親婦豎頌德厥養知賢而隆則何
嘗一及明公之門乎益一二大老亦有願交於不
肖者而隆終不往也夫出領邑符甘心貧窶入叨
郎署絕迹當途隆雖至不肖亦稍知自愛而然若
寡廉鮮耻何所不至錢穀之吏稍自潤不難虛名
之人即結納亦易以明公觀隆詎誠至不肖而無
耻者耶彼夫以晴晝私憾謠諑擩摭一旦以至不
肖之名加于隆隆不能受亦不能怒天裂皆滅血髮上
指冠黃沙傔走白日陡黑繁霜夏零長虹晝見隆之意
氣自小能之而今顧不爾則隆蓋近頗已聞道也
天平情忍辱忘境齊物猝而能鎮撼而不驚者真

道所貴也以故隆聞謗之日恬然安之以無怒爲
養性以不辯爲忘言雖舉國不平交游搤擊而隆
未嘗以一介帶於胷懷未嘗介帶者不肖希達人
之蹤而搤擊不平者交朋抗同仇之義也夫交朋
高義事故宜然而隆始未敢輒以此望明公則以
與明公無生平之素也乃向者含沙事起明公召
隆而與之語曰聞子爲才能詩文柰何輒以爲罪
說夫狺狺聲之嘆益徒自涴其口無論世無是事
亦無是理子休矣勿辯昔王元美李于鱗諸公在

世所朝自以辭賦雄一代稱詩飲酒日閧長安中
上每退朝解鞍歌馬便呼盧浮白睥睨跌宕此真
詞人太豪哉今法嚴罔密人惴自保即有一二擅
辭賦縉紳率知檢柙不敢豪且聖明之世不當以
詩酒罪人子休矣蓋隆至是始登明公之堂一承
顏接辭也隆既非明公素所親厚一旦遭讒受枉
召而勞苦若平生此豈有所私於不肖隆哉誠爲
朝廷惜大體爲士夫持公論大臣之用心固如此
逮夫黃冠賜歸青衫去國蹇驢風雪襤被泥沙身

未離春明門外而心已在江南之丹山碧水間雖
祖道凄凉河橋黯淡而不肖方且掉頭不顧揮手
長辭又未嘗一簪明公堂爲別道其感激而去蓋
明公之念不肖爲無因而不肖之事明公爲太簡
夫人情疎則薄日遠則忘念其人而不知則易棄
厚其施而不報則易嘆不肖之去明公曾中久矣
乃不知何故而時勤明公之念士大從燕京來者
無不道明公拳拳見念至今爲稱屈不已寄聲存
問六年于兹而吾鄉沈少宰還亦云不肖無日不
在明公之口夫不有諸懷何以有諸口日懷之而
口之則隆誠不知其何因也以爲念故乎而隆未
嘗與明公有平生驩以爲憐才乎而隆爲人實至
不肖以爲邮枉乎而隆所坐不過詩酒詩酒之罪
隆實有之不爲枉六年之間寄声日至而不肖又
恬然安之了無半札一言爲謝隆無半札一言爲
謝而明公之拳拳猶未已也隆之六年不將一字
其故有四昔杜向不見祁奚范滂不謝霍諝當時
高之隆雖不肖願竊附于古人此其一也摧廢之

人屏居無聊書空咄咄或自通政府攀援當途以
求進用隆若輕逼尺
耻之此其二也當不肖閹門待罪縉紳之連騎過
唁者如雲及不肖落
無算比抵里中而長安故人書問絡繹隆若稍脩
報謝使非林下人之體以故京邑遊好中心念之
豈不勞予而絕不以
人而獨脩寒暄一當路大老豈復足比于人數乎
此其三也不肖之東歸負郭雖無百畝居家尚存
四壁母有賢明之行能甘清苦妻遍寒儉之德不
怨貧窮羊畝之宅矮屋小樓頹垣敗壁帊蜮在戶
草歷盈階窓前種樹梧槐梅竹紅藥紫蔘春夏之
交黃鳥鳴于桃上綠陰映入房櫳零露凉風林意
颯颯碧雲黃葉飛滿貧家野人風味足以接老而
隆又好仙奉佛觀空悟真一經清閒之上外忘塵
世內遺形骸煉我神明葆我虛白當其啥然以遊
乎混沌息乎夫何不復知有山河大地又安問長
安賢人大老哉簡以成疎與嬾俱即偶欲濡毫

信紙輒復罷起此其四也六年不將一字一吐而輒幾萬言者何也偶意興所到欲因知已而一寫其曾中所自得也夫有求于人者其辭卑千百孚此明公所一見易辦也夫無求于明公而直寫其曾中所自得若而人者不將一字不爲簡一吐萬言不爲多譬之候蟲時未至而喑喑無声時至而嘒嘒不已彼蓋無求無營而自鳴其天機者也雖然隆益又別有說焉隆聞明公之居鄉也檮杌而醇清而曠其事迹

迹躬兼氏之孝其習隱也有龐公之風白茅爲屋黃土爲垣青精爲糧夫畊婦饁沖夷澹泊宛如上皇時蓋大臣蕭然不用異寒畯彈琴賦詩而咏先王之風此豈有意於世用者哉及其強而後起迫而後應秉衡當軸清德彌峻和風益暢蕩滌深刻削去煩苛事存長厚人懷愷弟然且遯高跡于霞表寄沖情于物外泡影軒冕浮雲三事日日促衰時時按漸而廟堂牽挽鴻飛不得冥夫得意而欲回首急流而思勇退明公垂戒於目眞覽分于止足

未爲不是然而此時世道所仰賴明公不小明公不可亟求去也世道自江陵以鷙猛東濕之政釀爲厲階刻削元氣忽弦絞繩有識憂之至今日水旱昏仍疫癘繼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歲益甚吳越之閒赤地千里喪車四出恭哭不絕隆竊念主上英明總攬大臣寬仁愛人明良在朝政形脩舉不應致眚而災眚若此此或前人鷙猛東濕之餘烈也夫太和元氣人物得之以生育國家得之以隆昌若明公之寬仁長厚國家方倚賴之萬慶祐而消災疹柰何求去乎人之得位徒以自取槩肥而公則榮肥天下無心于天下事者爲之公則求去不能功及天下人之當路惟恐一旦去已而整齊萬物非超于萬物之上者不足辦也以公德望老而束縛三事不得去此謝安所謂捉鼻政恐不免者也若隆之不肖則免矣人以不肖目我則既已委棄我以不肖自處勝則可以偷安凡夫而希爲仙佛雖亦屬妄心猶差勝其它持此妄心以目從事若行借妄求真借苦求樂上則漸臻清淨下

猶足寡過警履寂莫而怡愉處饑寒而不悶善自
排遣強而名安樂法門以芝木爲粮肉以薜荔爲
衮衣以蒲團爲安車以脩煉爲經濟拜佛禮丰逸
于朝參誦呪緇經妙于簿牘猿啼虎嘯清于鳴騶
鶴駕鸞驂疾于騎馬出山入野客賢于公卿石室丹
臺榮于竹帛非強作佳語理則固然明公閒世偉
人其識豈不及此邪明公康濟天下功德厖厖名
書上清良亦不惡而山野之人平分風月聖領烟
霞亦當不以此羨彼乘崖先生垂勲捄火華山處

性妄附夷光乃其中修然無鬧一耳本同末異不
可謂使遠也且賀監昔時之爲脩然易不肖今日
之爲脩然難何以故賀監得意于羙官夢遊帝鄉
一旦請去天子賦詩百官祖餞賜鑑湖以供漁釣
捨大宅以爲千秋觀士林豔仰鄉里榮羙此時而
爲脩然不差易乎不肖身須大詬倉皇落籍一驢
蹴蹯風沙雨雪而出都門青衫布帽顛頡還里親
知慰唁鄉人揶揄原憲無因介推有母甘毳難給
餔糜不充此時而爲脩然不亦難乎而不肖天性

故自落穆出覽風日入而忘其舉火宵坐蒲團明
而忘其晨炊二六時中常自娛悅徐而尋之了不
得其所以娛悅故以不肖所難仰而配賀監所易
似足相當不怍也頃王胤昌太史書來欲得隆憤
懣不平言吐寃人之氣激壯士之肝長留天壤山
川生色夫憤懣不平事世上所有隆胷中所無隆
雖至不肖不敢爲世上所有事不能作胷中所
語而直以寂寥幽適之辭會之耳士大夫以尺牘
遺其交知抒心寫愫乖名流照者在古昔則有史

遷李陵楊惲鄒陽江淹在近世則有唐寅陳昌積
盧柟吾鄉陳束皆以高才發爲雄文沉痛悽惋掩
豪儁之徒賞其悲壯清遠之士陋其煩競才雖高
矣量不足取也隆幼離貧賤閱歷多艱誦習先民
寃心世務亦思有以自見于當世三十通籍兩綰
邑符戴星視事櫛雨省民諸凡可以佐黔首之急
者毛髮不愛有所擘畫上下咸以爲能文頗研討
象緯韜鈐遑務戎畧若世有知者鉛刀未必無一

割之用不奉身多雕蟲一技譟其虛声蟻慕蠭集
多士奔之招尤誨姬遠聽不咎並目不肖爲平原
俠徒扶風豪士不知路隆迹類洗洋行實檢柙寄情
物外蕭瑟有之跌宕未也即如隆所呈詩酒罪業
已向明公面承然而韻語號嘆已無遜辭鄉酡酗
尚有娓色麴君不能盡椰子大一枸即面赤頭眩
上下四方易位今畢茂世劉伯倫遇之何物傖父
嗤去不顧即此一節它可知已嗟乎是所謂隨声
附和者也明公之所爲搤擊宄屠生亦以此古今
稱大宄者以屈平伍胥武穆爲極直足積神人
憤傷天地之和若隆宄可謂最小小者中苟踬躓
少有志建立奉而精神筋力足以副之假手說者
早遂息肩毫芒莫吐摧倔未見夫信信何論愆之
隆山林之骨也天下之事若身當爲之摩頂放踵
若一脫其手便須超然道固應爾事在而心神散
緩事去而情態嬰纏之兩者皆非也隆今可以超
脫櫟社之木全以不才矣又安能竊竊焉曰抱其

已破之餙而號之也古之人意者多投之汝蟲山鬼瘴癘蠻荒而隆獨蒙放之清溪白石之鄉還之祖父丘壠之土臣罰已薄主恩不淺從此而勤脩度世之業力講性命之宗皆君相所貺也匪維罰之文爲貺之天地高厚捐糜曷報乎文古之擯落且語於時者遑遑託名山著書以規不朽此校之一不得志猖狂嫚逸從日暮途窮之計者固也勝之然隆以爲猶非上策也士君子貴從性地上磨煉一番性地不煉其中無主而徒役精馳神思垂空文于世靑壑滂焉浮漂而靈光顧無栖捕忽血物態外煬慾火內煎即垂千萬言毫不得力姓名留于靑編形骨散於黃壤亦何益矣是以上士棄蜉蝣之晷曾龜鶴之期舍熠燿之光攬陽烏之轡游神于澹合氣于漠收視反聽以培性根凝韻祿真仗固命帶死心忘形而求大道焉及其道成而文從之太上道德蒙莊南華禦寇沖虛關尹文始葛洪抱朴子羊拾遺景升化書華陽真誥彼皆以其所得神精而筆之竹素何嘗不藏之名山副在

京師者哉隆不肖竊慕此道凡夫忘興知其無成
弟試爲之譬之若痼渴而飲凉漿無論多寡入口
泠然熱病漸除神明漸朗是隆之所寶也嗟嗟夫
是言也亦近洸洋矣明公得無詩之乎明公方以
盛德鴻業都要津享大位海内人士望若天神隆
後來末學觚生輕逼尺一則宜脩樣遨卑瓚曝鰓
搖尾語而進庶幾入則足以爲容不入猶免譴怒
而洸洋自恣若此則以樣遨卑瓚實亦不肖胷中
所無也亦仗恃明公之知我也夫知我者豈誠以
其人樣遨卑瓚善曝鰓搖尾而哀憐之哉越石文
伏在械繫則垂頭不語及晏子解驂脫之則仰首
高譚故曰士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明公龍德
大人顯融貴倨目中不之樣遨卑瓚語我知明公
何取焉使隆洸洋而無一語合徒爲嘈嘈而已則吾儕小
人之罪干明公大人長者度固無損也隆冤矣天
下之事方大集于公隆竊見此時國本未定朝議
多端宗室失所邊防懈弛吏治粉飾官守貪汚人

情傾仄俗尚浮奢費用太繁征求頗急閭閻空虛黔首痼瘵又加以災害事大有可虞夫天下仳離則治平繼之治平之後所繼非復治平也曲突徙薪亡恩焦爛而詳計也明公憂民體國動出萬全泰階永平翼珍消殄隆等寓伏林莽恃以宴息野人請得禮壇醮謝日析天子之萬年祝相公之百福隆北向舉首島任處注矣思當今大臣若明公者何必遠慕古人乘李不言下自成蹊閭閻道路之口月旦不爽物情所歸天心必祐是真

社稷生靈之柱石也勉矣君侯努力膏澤妳公稚圭携手同車敬謝德音勿復以野人爲念寓書者爲明州楊別駕別駕尊公以庚戌勤王遺說死事烈烈忠臣哉明公所知也別駕由任子出仕明州愛民若已子潔身若處女吏道循良七年一日尚未可以遷乎潔庭積薪之歎有以也明公長者無所不覆露無所不昫育請稍垂情明州仕無論循良忠臣之後可念也

與陸與繩司寇

老母九十厖長者拍月俸見餉今春無漏瓶上人
金陵還又承遠寓尺素仰見先生奉拳拳念山民至
情元夕後馮開之薦一方外人謝白淵者至甫東
營其術頗無當而高其舉趾乃必欲得一牋持以
西謁先生白門山民貧無以贐客以尺蹏爲贐湯
作數行界之溷觸記室如之何其往寓京洛未嘗
一投足栁太宰公門舍沙事剏太宰呼小子其勞
苦良至云往時王李宗吳諸君子在世廟朝詩酒
淋灕趺宕其停杯立馬無夕不喧聒長安酒樓意
氣空睨一世旁觀側目今士大夫清議重朝廷法
罔嚴以余視諸文士無敢以詩酒披猖者即流連
詩酒何罪乃若攘擾無影汚衊善良此市井亡賴
所爲寧渠是搢紳之事其口不敢謝而心德此老
無已時乃者山民歸五載餘而士大夫東行者太
宰公無不爲寄声爲賤子搤腕稱屈不相厚而相
念此自盛德元老憐才鄙宠大公至正事非以結
恩賤子乃賤子非木石人能不知感矣本懷欲脩
一札稍報謝乃公顧念以爲非居林下人所宜爲

遂已之敬以鄙情仰
俟再三致此拳拳近者
山志念先生佛門白眉
者一言而道里寥遠
四詩敬錄上覽政凡
寓書者爲告明汪文學
乞鄙典北便道南行
視之未悉衷語

與王元長司馬

辰王公子天藻秀逸蓋代之才於二弟何
事者呶呶不休聲王謝子弟王樹琳鄭文鬱龍虎
雲蒸霞蔚並出相門不聞當時以爲賢路妨也僧
父不解事必也施之酒肉紈褲曳白子弟乃得當
爾聞辰王葉南宮試飄然徑歸終是雅士不俗阿
伯遂得儁想先生眉頭爲之一揚敬美少講攝生
之學何遽棄賓客讀輓歌二十首淚痛悽惋一字
一淚甚亦作哭敬美詩六首錄上覽教寓書者爲
汪尚倫秀才乃遂峰宗伯長孫也宗伯事今上久

在講筵今者即世邸典似宜從優厚倘有錄後異
數恩則尚倫長孫宜蒙伏惟長者留念宗伯乃不
俟塵師尚倫不俟家甥而先生復與宗伯同年故
敢借言如此諸不盡願語

舍徐華陽中丞

路上一別六易春秋惟是野客東歸真人西邁鳥
道深阻魚牋杳然結思之悰直懸雲棧伏聞明公
之在西垂提挾風雷驅役神物親率將士殲蕩氏
羌遏鄧永靜戚驕浸明陽維西京武師東漸三明勛
烈何以加諸此丈夫之椎圖儒者之極則其生平
胷中磊塊差爲明公揚吐賤子最不才抽身亦最
蚤黑髮投閒都無一事向來以雕蟲小技澡濾虛名
當時頃者深念風華敗素虛薄損真計盡划除夙
嗜壹返樸醇不復以浮藻經意而直尋歸根復命
處喧寂兩順心境一如妄情稍指真霧漸現平日
飛揚跋扈之氣悉縛作一束而頫之蒲團之上以
送殘日了餘生足矣明公龍驤天路建策揚休駕
古豪傑道民蠖屈泥涂葆光埋照師彼至人要各

行其志矣明公當封疆多故戎務孔神乃不忘海
島之野氓槭書捐俸遠存萬里以是知明公真天
人哉何其情悰綢繆意氣閒暇也僕前歲曾乖宛
陵哭沈君典墓承翁仍公子招燕申款洼眷藹然
摳衣登閶風閣西望真人紫氣縹緲鬱葱恨不此
時同醉敬亭秋色大呼李白陵陽子明也翁仍軒
軒霞舉大是俊物僕竊窺其圖史之暇研精虎鈐
豹韜此其意念深哉故李翰當定不辱西平之子僕
有一言久蓄之胷懷敬陳於明公明公明公部內內江

劉見嵩參知往持憲海上僕是時以諸生受此公
國士知延僕官舍給筆札試以古文辭曰呈數十
首每一語成令小奴子乕報輒大擊節一字一賞
嗟嗟鍾期不死無何薦之督學使者使者疑乃公
侵已權故抑不選公遍游揚之藩臬大夫閻而僕
名藉是頓益起公之爲憲臣節行甚砥才譚卓然
中說西歸十年矣僕念之不能置蜀道艱難無從
通候敢乞寵靈爲僕一紹幸甚王恒叔之官便奉此箋記室少布謝忱恒叔

淹朗勁正歸之恬和有道君子也今屬在明公轅
箠之下明公當世之方皐一目而收神駿不假言
贅矣四詩懷寄伏冀鑒原

與王恒叔

當事者竟不能容足下朝端出之外藩邱居恒與
劉觀察部省中留足下在一旦有緩急賴足下硬
脊梁矣足爲此世界作一擔子必出之而後爲快
時事日知矣雖然若在足下復何所不可單車益
部觀風問俗無煩之訪道采真經黃牛之峽尋碧鷄
結屋依巖古殿空何年巨石擘鴻濛樹穿一線泓
流白日吐千條海氣紅直是手門飛鳥外始知身
在亂雲中洞門墜火堪深入疑與三茅九子通
風林霜葉墮全稀細數羣峯唾竹扉石老寒苔留
佛跡崖喧飛雨濕人衣何來金管清香界別有瑞
宮陽翠微日落霞光非一狀暮樵相伴野禽歸
王田金井上真家絳闕瑤臺天路賒寵下有時馴
猛虎殿頭不敢集神鴉泉通曲徑人栽藥春滿香
巖女獻花何必青羊踏翠嶺吾將此地老烟霞

飛瀑喧喧山勢奔星河歷歷掛天門雨梳石髮三
姑秀雲插崖松五老尊洞壑儘堪忘世諦野人何
意解真言仙都實有朝元路楚客當時只灌園
爐香寒逕樹氛氳林外踈鐘隔水聞鑿石亭空宜
放鶴洗牀衣冷識歸雲日暮舉倒射金書額霞氣高
鸞寶冊文便欲弃家携一笠采芝長奉玉虛君
大素宮高入宿宵繡旗畫戟護羣僚爐峯未殘仙樂細經臺初
金兎寶座天成紫玉屏蠟炬未殘仙樂細經臺初
冷雷雲停下方銀海波濤從湧出芙蓉幾朵青

絕島道阻脩既遠巨卿執紼之情復失徐稚束芻
之義抱媿且恨中心如梲屬同年王太初給事以
轉官入蜀忽忽謾輓歌一首手裁八行遞使天台託
寄左右幸取不復哀辭煩之尊公柩前九京有知
庶幾鑒我悰愫臨書馳結涕泗被面

奉劉覲察先生

客歲有一奴子到門云至自蜀向某致語顧爲某
作書郵寒喧吾師某審其人操蜀音遂手裁八行
衍之不知徑達左右否越去蜀幾萬里鳥道阻脩

魚戚難致追遣念故惟有神勞敢同年王大祁使蜀還附有徐萃陽中丞書而王君旋有蜀藩之遷旦暮且西遂急脩一書馳至天台託王君轉致左右少申其悃君積念貽中丞及王君書業道不肖某往受吾師國士知甚悉求此而公爲不肖物色先生而禮之且言先生生平居官操履踔然足不負邦大夫物色者益此而公皆與某知厚最深故拳拳若此不審此兩公能遂不負某否吾師邇來想家居安好讀書譚道種樹觀魚足以自娛樂諸公子並是書雲今罷林壑消摧都無望得某不肖遭詬蒙辱蚤謝時榮大負知已然手來學道煉心任真推分亦頗自有安身立命處不以失意窮愁損此真性亦恃以仰報先生俯酬初志惟此耳老母今年九十一歲神明無恙貧同古[illegible]了無悲咨放廢之人不至書空咄咄識者咸以達則烏敢亦差勝攢眉搔首長戚戚者矣家貧道遠無以致情一詩書扇頭聊見寸念

與汪伯玉司馬

隆不奉瑯琊之音半歲矣杜門掃軌逃於空虛壹
意蒲團之業近頗覺有得築基煉已差爲近之居恒苦未遇聖
師不得了手真訣惟守此欄柄虛以待之而已尚
爲貧累無受役文字
口了不求足文字俚塞債了不求工我安能以泡
沫石火事而壞我家寶也老母九十一更神王體
健每披覽佛母圖與佐叙感念先生至情不能已
王邇來脩證想大超詣恨隆無緣一就恭印兩

今弟並抱茂陵之病不知頃復何如人一身精光
幾何有出無入有散無收未有不耗傷者也文字
鐫研外又加以嗜慾煎熬思慮薄蝕有立敝爾以
故文士多夭天年不然造物豈獨佻文士深邪元
美先生遂登八座乃此生度世了道事已矣以八
座易長生非計也龍伯貞曰理吏牘夜治養生大
是道器其長子棄宏通精識尤習外丹之說甚有
據近來海上省其尊公與之語較通儁勝其弟丁
海陽近聞其家變有子不令之名終不失官譽足爲

若心良吏勸彭歙縣有異遵古出不肯門下向如
新都畏太守賤客并彭君不敢通閽頗訝山民不
爲通狀今乃以一札投之幸爲致山民區區隆居
海上無方外交將逢掖生張君梓者蝙蝠人聞內
外事頗正慕先生道宗願就而印可焉此隆林居
道交最厚者幸開戶歙納之非江湖浪遊客也白
榆艸如尚在吳江乞付一札與張君令得取以歸
來乎山中應山人雛鶵冠野服乎終不脫市上兒
氣習不足結託如此

與彭季錢

向者獲侍教言長安論心譚秋暢叙甚佳無何風
波忽興倉皇去國辱足下與叔南高義寥寥乎千
秋悲歌慨慷河梁摧愴威寒之盟皦然在茲尋聞
叔南抱病客死都門此君才豪意氣前無古人年
綰弱冠耳骨強神王投石超距不減五陵俠客三
河少年何溘而先朝露崇蘭歎茂秋風敗之甚爲
恨恨可知已足下連弟大足吐氣遂以言事忤旨
坐罷泥書甫報削籍已聞一朝而直声震天下良

不負丈夫胷中磊落片氣僕贈鄒爾瞻詩有云身
未拜官先上疏如君真是報恩人○足下與鄒君今
當爲兩梯海中承與杜子美梯房琯義亦甚正林
居不數年頃聞已就辟爲廣文先生乃東來者又
云足下且暫視長公新安既有官守何得湯莊此
恐傳者誤耳僕年來盡屏俗緣專生學道頗有欄
柄神氣漸充細環絳府故人別後所得如此雕蟲
小技不足覆問也向字足下君避今聞改字季錢
更古雅向年曾朝白岳頗訾謝王虛師相道新都欲
一晤長公大令問足下起居會有俗吏揶揄道民
聞之而徑去不顧此後欲一寄信鴻鯉杳然足下
成名後何得都無一字訊道民也張君抱道者來
遊新都足下試與語當有合也於其還無恙八行
哭杖南詩奉寄覽政

與龍君超

楚故多奇士不自意晚遇君超淹通鴻儒道器偉
然何復論佐俾小枝哉從古英雄籠罩一世才功
略声華照耀天壤實在聞道風采橫被六合而精

光常弢歛一身蓋代事業悉于苴緒餘而立命歸
根恒有實際事事物物咸擔當幹濟而心長超於物
表立於事外毫不以粘帶留滯於胷懷赴緣應會
雷動颺馳過而撒手如氷消霧散隨順逆吉凶苦樂
冗暇喧寂炎涼境界泡沫起伏變幻於茀而齊物
一如恒自安頓於恬愉消摧之鄉主張性命提挈
造化而不爲嗜慾智慮之所溥蝕陰陽神鬼之所
陶鑄此意惟軒轅神禹老子太公范蠡子房旌陽
輔漢鄴侯諸人得之此外英雄翕張歛弃其所建

堅非不偉然爲不聞道故遇物履境甘鄉則易戀
苦辣則易厭榮豔則易憙穢賤則易瞋安閑則偷
惰冗急則嫉亂多所粘帶多所留滯全少洒脫自
在意思天下或蒙恩澤而自已却無受用神采爛
焉暗暴而精芒日被耗馳及其運數終窮榮萃銷
歇其生也經營萬國其死也局促一棺黃土無情
螻蟻不仁寧肯念其英雄之骨而稍爲之作緣哉
無論卑卑者即如孔明景略藥師汾陽垂崖平仲
詎非振古堂堂英雄人邪乃其於性命大道並未

得欄柄方寸馳丞光靈燄燿有出無入有散無收
不斃不止世俗尊之儗於山斗若以得道了事丈
夫法眼覩之亦不過朝生暮死之類耳世之英雄
建一功則彌宇宙立一節則兀丘山我細校勘其
二六時中念不空寂意不端醇穢惡潛伏囲邪隱
起其爲凡夫境界何限夫英雄人何可不聞道哉
道有三教並懸瞰日並開通涂而擺落灑脫則三
氏爲妙英雄人得之其在顯達則可以填定頽撼
凝住需光其在窮賤則可以恬愉凄涼脩證道妙

佛氏盡掃諸緣壹尊空寂塵淨鏡明水清珠現圓
通了悟立見如來性宗既開命蒂永固一了萬了
簡要直截信稱無上矣仙家冀脩性命以性立命
以命留性未免有階梯有門戶行工夫用術法於
是有天地神人鬼五品天地人三元有內外二冊
內丹專主身心神氣陰陽坎離入門下手訣稱不
同物在我身無大懸絕獸所稱外丹一事實有逕
庭主五金八石銀鉛砂汞之說者則曰草木之藥
逢春而長望秋而零自不能壽安能壽人惟金石

稟天地之精華與天地同悠久可以堅固形神延
駐光景聖人以法煉之服餌得道小則一人沖舉
大則拔宅飛昇一粒入口凡骨立換羽翼立生主
人身同類之說者則曰膠不補釜礪不塗瘡同類
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致促命往往而是惟陰陽彼
貴豈可服而延生反致促命往往而是惟陰陽彼
我霸父聖母混元真一先天之炁與我同類以法
煉而服之結丹成聖度世實筏升天霸梯止此而
已夫混元真一先天之炁隱於同類之彼家採而
服之立躋聖位謂之香從臭出謂之火裏栽蓮泰
同悟真了了可證自非昔上真以此成道固無不疑
矣乃若金石砂汞烹煉服餌以天地長久之物鑄
吾金剛不壞之身亦理之所必有何可誣也名山
洞府古至人遺留藥鑪丹井朱砂赤泉在在有之
流出人間可以驗其事之必有矣呂祖詩云豈知
還丹本無質友餌金石而致害此
未得真師烹煉之法而妄服渣滓之物而傷生者
也殊不知聖人烹煉金石還轉至妙至於無中生

有神化真液何有渣滓何有濕腐入腹點化凡骨
立仙呂祖之所云反餌金石蓋哉世人未得棟法
未知神化而妄服渣滓者耳或曰同類是色金石
是財財色求仙不亦遠乎嗟乎同類是色而不
色不拔色根金石是財財而不財政絕財源去貪
宅清涼故能了道內外二丹惣不外此心
手口訣須俟面商難以筆盡南行計決
天立地出世一場當以了事大
嘏安意聽之船梁文字竹扇功
名浮雲飛霰耳何足以入吾靈臺終南哉昨君中
聞君超言蒲團打坐神氣相守坎離交媾無毛髮
益此語過也饒他外丹至聖至靈必須內脩有得
先立基址然後可以採藥服丹點陰成陽先了性
而後了命先下液而後金液也高明以爲何如道
不在多言多言數窮余犯道家大忌請從此杜口

再會馮開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稼雜稗
子不滿十鍾屑以爲糜人啜一盂而骨肉之戚嗷

嗷相向者尚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葉之夫四方
襍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分以啗人人各
一匙亡不飽滿歡忻而去不飽甘飲飽其意又遠
近索尺蹏者索文字者睡日在戶限幾穿凡日
夜溷跚不佞者並是分我光箸耕我精光都無毛
髮向沫道民者道民沾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
緣整而後已雖然今道民得掖要津呼順風便可
使此世界若惱衆生皆有陞告上帝不許也不佞
兩三年來噎飢塹更深環以棘刺守以蛇虺罾罟
在前圄檻在後而道民處之恬然以閒暇對煩冗
以歡喜對若楚與境久而安之忘之每從太不堪
時回光內視神氣轉暘面有以容見者驚異以此
脩持差有欄柄生受地獄死後地獄故應免矣三
年杜門不越跬步表夏市上室王君公墻東僕頗
近之猶尚開戶見客操北兩君微不同爾足下方
却客謝方外人更嚴僕乃更荐王初陽來此人多
異術而樸誠非江湖孟浪人也渠亦止欲一識海
內馮開之面孔而足無所希望也梁溪鄒彥吉高

絜絕俗文章雄峻書來勤渠欲以烟雨樓遲道民
業載慧山泉數十斛作供其意足取而道民復有
故人在楚黃欲過存之蓋不復之古押牙也又欲
一往視江上聶先生且以八月晝出門先就西湖
與足下同看芙蓉幸爲道民設一榻子舍海內齊
着眼着吾兩人舉止吾兩人終不可落落爲俗物
所窺弄其脣吻人有九十斗實難足下何得無一
言爲小人之母壽元美百穀並以長歌馳青鳥之
使足下交情寧在此二君後聶先生之於延年駐

景實有之不誑去歲奴子乘烏衣見其兒子瞄然
老翁乃公朱顏若桃玄髮可鑑此足徵矣人諭訛
之徒以其賣藥計阿堵物上藥費本不訾彼未得
稱脫尚自藉以延年那得不賢重人不好道求多
於方外大苛方外人無辟穀術未免以口腹累人
最黠亡賴者不過計取升斗耳便譁然指以爲大
盜盜亦或有之其機關手段亦何能有加於我士
大夫真心學道者斷不可常作如是觀常作如是
觀錐鍾呂到門亦見麾斥鶴背上人千萬不肯下

來今人學道只是太聰明善趨避好分別有隄防與方內方外人稍周旋而身常立於善巧方便地略沾染便退步蚤掉頭不犯手不受人騙瞞不落人機局政與人盟誓暗防其奸政與人圖成已伺其敗左盼而右顧口語行而心維一生巧用心計計覓便宜惟至眼光落地時手忙脚亂了不可得平患推溢一片働塗要平時聚得精明及到生死大事轉成惛憒良可哀矣古人云學道頃學呆學癡呆癡又保其光久

道民東還鑑湖足下亦遂歸樵孟諸之野已五夏始得足下戊子秋雲夢書至自廣陵開械急讀書中寄將王羅右研並化爲烏有始謂足下尚卧荆南雲水鄉後已知旅食京華入而舍香直禁出而染翰抽毫研精秘文栖神玄寂若古東方大隱良大儻家人嗷嗷仰給鳧茈亦不惡道民歸而至無以謀朝夕加以連歲吳越田五十畝秋來今奴逞下鑪鍥並得稿禾雜稗子幾十鍾屑以爲糜人日一餐而諸兄諸子不下三

十餘口貧俱到骨秋風破屋霧潮吼門蟣蝨爲橦
綿蕭不給昏嫁並廢老稚凄凉萬蕭猶能蔭其本
根丈夫生負六尺不庇八口坎壈至矣而僕處之
頗恬然出營升斗入擾蒲團外理形骸內修性命
取逆境以煉元神習苦行以堅道力何當可憂可
瞋大不堪事至前一覺照即破一調和即平久之
覺照亦忘調和亦遣顧真意光漸成一片或遇天
環堵則有冷寂之趣骨肉圍繞煎熬迫迮則作清
曰煦明嘉賓來集則有駘蕩之趣凄風苦雨獨坐
之暗極而明圖通照徹俗例以耀其智又之明極
而暗昏憒沉淪斯理之必然者也商仁開信僞物
而遂能齊生死言專一也右之至人勤求廣訪歷
拜導師所師既多豈能一一而盡聖賢哉譬市駿
骨拜贋致直終身爲僞物紿兵曾不得秋毫棚柄
朴誠之極聖賢憐之一朝而遇真師便可了手是
不慧上願也用智設巧揀擇分別世人並然僕寧
以拙受訓咲哉足下絮詆斥方外人不少假故自
校勘精核欣願將此意旦從減火揀擇分別存於

留中則純白不備道何稱
之取報書復足下俟開府屬不俟校定補陀志成
附上覽政大道場書不宜草草恨不得善知識爲
之秉筆急欲借名賢爲重率爾代譔一詩自知淺
薄點涴方家倘有鴻章可速寄來以入剞劂足下
年來日若貧至不能爲長即受室乎東山栖久蒲
輪不來使有道賢人開在曠野元美云朝廷邇來
聘才之意蕭索殆甚恤其言太切足下蚤不少
荐帶當事者不得辭耶其貞公亮又復棄置不如是
何以漸成否運乎道民飄飄飄入山惟恐不深耳

俞鄘孚如

虛碧落乘鸞控鶴想炎塵死灰圖溷垢雜則作清
溪白石散髮披襟想生平不妄哉一語不妄損一
物不妄取一錢有德于人殆不止千萬都無所望
報而於千萬中獨突出一佗者以爲戎首鬼神助
之遂成奇觀寓去去而家復遭大窘而猶然安分
守道罔踰尺寸遣憂忘慮以養我靈明焉若而夫
者而神人幽明尚求多之不已此倘非現在之因
或當是釋氏所謂宿生之業乎嗟嗟道民不負皇
天皇天負道民天實爲之敢不聽命昔者靈均遭

子蘭之誚過爲憔悴畢命湘川李白被力士之謗
遂恣猖狂託迹采石夫憔悴之與猖狂僕以爲並
非也形困而神情無傷何至憔悴身寓而真性足
樂安事猖狂古至人無論榮瘁頭晦一以安和恬
愉清直沖寂處之不聞所謂憔悴亦不聞所謂猖
狂也僕雖不肖心竊慕之足下許我玄超不許我
放浪故人知我勝我自知鮑叔再生鍾期不死足
下又謂古之才人多投之魑魅魍魎之地而長卿
獨放之青山白雲之鄉快哉此言斯古人所未經
道僕學道者猶將以魑魅魍魎爲青山白雲況履
境彌佳抱情彌暢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仲生達矣
而未至僕則何愁可寄何憂可埋亦不從外來亦
不從中起即欲尋其憂樂之端了不可得混混沌
沌而已至又引昔人所云非窮愁不能著書爲計
良左何止虞卿司馬子長而下豪傑所見不過如
此夫世人憂愁或以酒忘之或以賓朋博奕銷之
或以山水花木銷之能文字者以著書銷之更
規不朽垂身後名彼皆抑鬱無聊各有所託直與

酒色賓朋博奕山水花木畧相等耳儻則不然日
以學道爲事對境忘情以煉性地遣物滛累以養
神明久而銷鑠中自空洞空洞之中一物不着雖
有憂愁于何栖泊偶有所得託之著述抒我素抱
寫我靈襟此不可謂之著書而又烏知所謂窮愁
乎道民年來以蒲團多暇流覽八荒參合三教著
爲一書析天人之微以徹障蔽童善惡之報以警
頑愚以擺落爲義趣歸逍遥以澄汰爲宗理存清
淨蒐考奇聞紀述靈蹟旁及世務間譚秕文

前修頗多自得分二十餘卷名爲鴻苞成而尚祕
未敢播之通都意且藏之石匣足下異日者倘來
而出刊訂今斷不能寄覽也其他應訓之什譬之
夢中囈語醒即忘之何足復聞于大方者哉承委
作尊公傳向以嫺未勾當書到即檢之故度中原
發志銘葉居然無恙遂爲握筆艸成寄覽幸賜寓
削道民往居長安亢厲守高絕跡當路未嘗一及
太宰公門識其面孔及舍沙事剏太宰公召道民
勞苦若平生驩憐才郵杜語刺刺不能休及道民

之耳恒滿六年于茲未嘗輕逼尺一而所知日加
諭讓偶作一牋爲報即又愿涉語于乃盡舍置往
事而作雲霞物外語興趣所到遂成枝蔓語幾萬
言託明州別駕函致太宰便中試索觀之亦足以
見近日曾中不着一點烟火氣君同舍朱文臣趙
夢白並道民莫逆交有八行抵文臣獨不及夢白
者有故文臣于道民歸後兩辱寄訊夢白無之僕
頃者偶修一二報書則有之斷不敢泛問長安舊
遊若泛問薄遊大非林下野人體又不勝問以故
一切報罷見夢白可出此書一示之夢白高才燕
趙奇士眼中小浪彌震旦好詆訶先輩文字李何
王李至無容足處以餘么麝數子無足煩齒牙今
當弗復爾否潔陽蕭以占太史念道民甚至不及
作書并乞致聲吾家田叔琬文好道清氣映人足
下知之乎僕屏居寡侶盡日掩關海上拈弄筆墨
者尚不乏至講性命之學者絕無影响獨與武陵
龍伯貞郡丞抗迹寰中託交霞外我兩人臭味哉
龍君吏道醇白玄性沖夷挺氷鐵之姿徵水月之

鑑右勁朗有道君子也楚自昔多賢于今爲烈道
民必且擁衲托缽來一縱觀江漢之盛弟不知竟
于何歲耳四詩奉懷隆再頓首

與朱文昭史部

仁兄以何月北君家傾灘滿霍雲霞逍遥南岳之副
北面簪筆王堂含香晝省粹德王如清姿水映宵
宦迹千塵帝抗玄心於虚表艮亦暘適山臣源著
通儒之志魏陽元有長者之號壯道攸賴物情乂
歸終當力扞再忱爲時黄髮康此黔庶鞏我皇輿

道民海鷗澤麋山林之骨也暫與珪組夷甫本無
宦情逮寓雲霞圖南益習野性頃坐卧破屋一椽
矮垣窄徑獨樹映戸葛巾草緣階流火既西涼颯乍
颯秋蟲四起燿燿亂飛情境冥寞神骨蕭冷此時
念長安客頗有此風味否道民觀此時世界不敢
盡言顧急須英雄手爲之整頓僕故疎而不才自
合屏退既以疎斥亦以疎全疎與作官甚遠與入
道甚近疎故忘榛忘榛故無愁無愁故遣累遣累
故寡營寡營故鮮過過民家既食貧更值儉歲四

壁蕭索八口枵饑而處之晏然脫粟藜糝充盆濁
醪客至清言坐遺天地稅晷卜夜亦極至騅質明
而地爐無火竈突不烟則與妻孥起視朝旭聆庭
柯自相參訂仙佛之理少選而聞叩門声則遣買
文購字者或時貽以青蚨或時授以白粲每至乏
絕便有人來稍呴沫不令遂作溝中斷而身亦習
服氣煉神能一二日不食不饑上方則富貴逼顯
列鼎擊鐘深為不足下方則耕鉏稷卉負擔皺坼
猶為有餘身列縉紳名在文苑口能吐佳言心能
知今古人類之中得免鞭笞罵詈文字之外無辭
學道尊生所苦者貧窶僕亦安能事事求全於造
物以此卒歲不啻足矣黃於陵之清德而去其狗
暴書蓮之逍遥而紲其放是吾實也道民近從事
性命工夫頗得棚柄虛室生白漸見霧光真炁迴
環形神調暢延生駐景差為近之此外泡影浮雲
不復望念無炁憂唁敬謝故人小詩一章聊抒相
憶不宣

十九卷 終

四明屠隆緯真著
會稽昌胤基玄符選

記

禱雨記

萬曆十七年己丑夏明州旱蚕稼焦枯晚稼未蒔
梅民大恐有司憂勞五月廿四日郡守姑蘇張侯
邑令豫章徐侯各率僚屬結壇雩禱六月初一日
徐侯親詣天井山請龍行至冷水窩山上雲霧四

合雷雨交作溝塍輒溢是夕宿天井寺侯白誤跋文漏下三鼓徒步登山縣寺入井距二十里而遥磴道險絕侯攀蘿附葛至而上山有五井從一井抵五井彌入彌險第五井在絕巔深阻藂箐蔚密蛇虺縱衡樵牧罕至者直躋其巔再拜長跽投跋寺僧報井中有龍見長數丈許色正黃良久而沒頃之蛇交水面縣崖壁上井侯搏頷不已躍而傍岸自入籠中已發還也雨輒隨車三十里霑足侯入境而雨出境復雨龍之靈昭彰如此侯退食署中亦

然香朝夕密禱十之關壯繆侯得縣云庚日雨初四日二鼓侯復親詣銅盆浦請龍夜宿江上夢兜闔空中有神語明日雨侯無憂黎明整衣端拜投跋於江時羽士亦投一跋兩跋並浮水上侯跋徐沉潭底而羽士跋竟長流斯已奇矣少選風起波湧一彈塗沂流來躍入銅盆龍以銅盆名復以銅盆獲詎不尤奇哉侯還拜道上三武一拜而赤體瘁流汗至踵道旁父老觀如堵牆無不咨嗟感動有泣下者俄而雲合甘雨立應則初五庚日也關

壯繆與江上神語適符契疇謂天道遂乎壯歲夏
旱時張侯在郡丞武陵龍侯署邑雩龍禱而其應
如響語在龍侯紀年中今年夏復旱徐侯竭誠天
立澍雨乃張侯及諸僚佐之懇款均之足以格天
神而走屏翳是元元之所恃以無恐也于是部民
隆稽首為之作頌曰海國夏旱芒芒江暍烈日赭
地火雲絳天稿我稼穡涸我原田民痌誰籲吏憂
莫宣徐侯曰嘻罪在民牧雩而精誠徒步跣足屏
輿減騶江行野宿望畝以嗟捋農而哭捫蘿附葛
緣磴陡嶺屐絕巉嵓品窮歷五井瀑噴其面棘傷其
脛黃龍書見波騰修虵
日暴宵歸露禱炎炎堀堁江濤浩淼天神告期雨
示之兆且行且拜貌瘁體羸奔趍蒲服汗與淚俱
觀者感泣父老滿衢澍雨立應溢溝盈渠騶声遍
野我苗其蘇民曰我侯實响咻予天道孔邇疾於
重修靈波衛記
世恒言嶼清右文世亂右武昇平之朝兆鏊顯指模

瞻仰鷹紳握管蘭臺者好奇其文墨議論以持韜鈐長短若東濕事變猝烈兜文士負裹襆被驅旅行聞建牙開府鷙獷倫父之徒逞逞躁轖之不啻數雛斯所謂両失者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古記之坐而策事翊贊一儀姬堣萬壑谷源俯張駿烈鴻茂則文士擅長白猿黃石矢疾飈迅電戚亦有英雄馬焉紳秉簡操三寸不律智周天衰思超塊北平居寫頗牧老兵一日烽火巨天俄聲彌野蒙犯矢石對壘特角將屬之誰乎夫無事賤之如泥沙而有事倚之如手足非所以牧士心而安疆土也今國家承平久武之頹寖不振其矣將門子多椎鄙龍孱目不識丁手不任弓欽慱倫惰決裂名檢下同市閭賈擔而文士亦遂帥管之不爲禮彼見人帥營不爲禮益甘心窪下馬而不自愛咤乎若曹甘心窪下者無論其間寧詎無沉毅倜儻有大志略者邪亦猥同下劣武夫睒之而無從自振拔即志氣爲得不挫而緩急何所倚辜將帥不尊則無以統馭軍旅軍旅

失駭則無以防禦疆隅今行伍屢屢老疲軍政在
在廢弛脫有變故馬箠可笞靴尖可踢得不危乎
矧屬堅未此當事者之失計也故余以爲武事輕
大非國家之福也余頃觀察劉公郡守張公
最留心武事去歲儌諸所朝夕睹敝伍鄙其疾苦時其糧餉
者毛髮不愛而復再神戎伍鄙其疾苦時其糧餉
遇介胄之士恩禮並渥即如力爲墾書幣錢重修
寧波衛署斯非大公一體鉅人洪度乎若二公者
可謂知務而慮深遠矣寧波衛署先後建置治革

不一至萬曆丁亥秋七月颶風從海上來拔木發
屋衛署傾圮衛侯馬君斯臧請之觀察劉公劉公
下其議于郡郡侯張公往視瘞址歎曰文武兼資
衛署頹圮至此軍容曷彰藉得先任蔡侯節縮錢糧委餘等若干張公曰得
此事濟矣盡斥以佐役上其議觀察劉公報可屬
衛侯周君翱督其事無何張公以入覲周侯以督
餉並北衛侯萬君邦孚視衛事乃竟茲役經始於
萬曆戊子某月某日落成于巳丑某月正廳五間

及露臺兩廊無庇湢堦砌咸葺犁然於是二百餘
年之故一旦鬻新即三衛侯相繼物渠而實觀察
劉公郡侯張公主持郊翼之力也二公秉公任事
右武郎軍戒豫之勑幾先曲突故曰知務而慮深
遠矣抑衛自開創以來無片石一字可考武之不
好文若是張公乃屬衛侯徵文不侯記之不侯謂
解署顯廢猶小方論其大者以俟後之先文先武
君子鑑焉

寧波郡侯溫陵蔡公德政碑記

夫國家所賴以康黔首興太平者良二千石也二
千石之良在盡物理洞人情持廉秉公宅虛懸照
琴瑟而調之五味而和之俾庶務咸妥萬物蒙休
職是以舉操如束濕急如絞繩上踔而愽名高下
必有受其病者夫天子所使司牧固將日訏元元
之瘼而惠安之安用武健而恣睢之爲用武健而
恣睢之爲如司牧何四明並海距郡六十里即爲
溟渤二韓日本諸島夷在几席下稱篤絕窮苦地
民無大積蓄文之四方往來通道之利逞逞寄命

蛟龍魚鼈仰食海錯一不登歲輒告饑而徵役徵令坿於大府項文物浸盛俗日趨汰侈介聘鮮衣怒馬而閭左至不聊生為四明難矣我郡侯蔡公領郡五年于茲其御羣干也如衡之平物絲忽不爽其理棼結也如鉛之磨照彌枯彌瑩其厚牧寫絕窮民壹維務昫沫而煦休之如霖霖之灌根荄漸而滲漉靡弗徹始無非其夕益熒熒是遵何道哉余觀公性察而和器閎而密秉毅而慈氣門整諸所經耳目即煩言瑣務無甚閽政要者

二舉之曾中犁然蒿夫之駭第一至其前數手而後人人辨其形顏刻其姓名市中猶火手咸驚以為神相戒無犯也不用威稜懾物曰折獄而威稜乎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以故閭閻賤氓孩子詣郡無不得從容而吐其情實有黠而冏上者亦靡弗炤燭也尤善洞雪民冤若誣妄者誣殺者誣胠篋椎埋者証讁橫次盜倫喪紀者公一鞫咸得之又之莫敢以欺至猰無淹獄卷無歎声斯不有黃次公朱仲卿之風乎未嘗以嫚令而犯公怒